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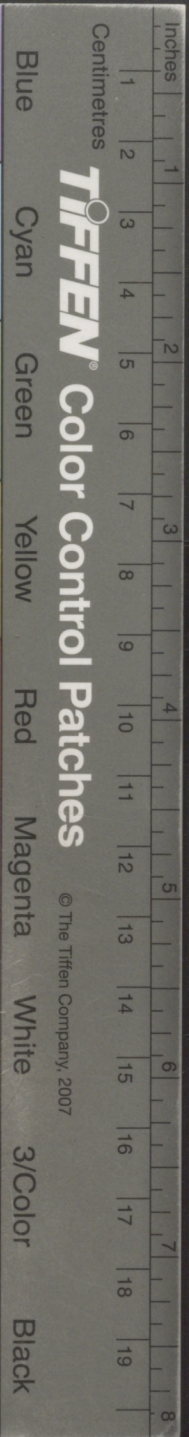


1550



遜志齋集

五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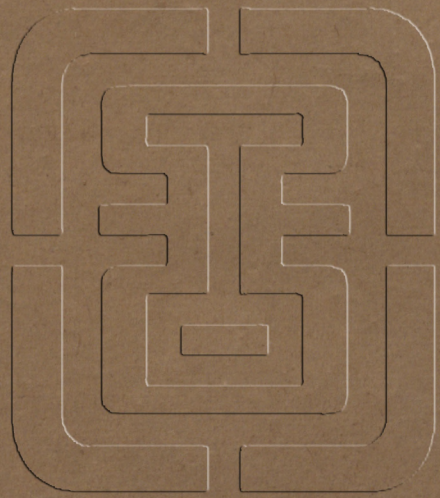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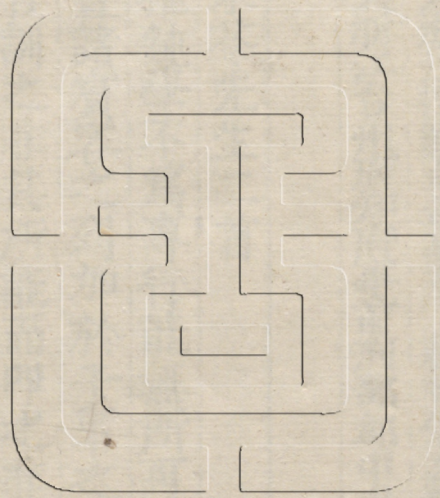
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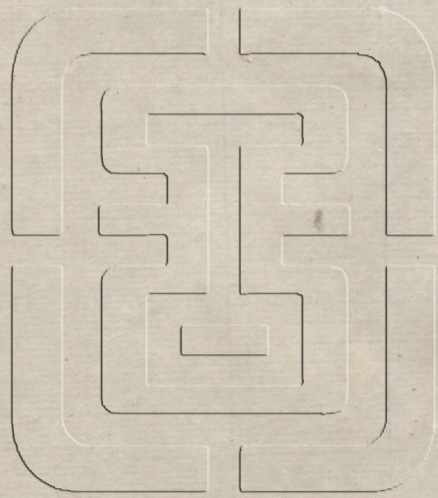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遜志齋集卷之十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書

與采苓先生二首

其質性椎鈍學不篤專行能無所可取執事不察而過采之置諸賓客之列加於子弟之上使推所聞知以相訓告訓之非其所能而叩之非其所有待之過其所望而惠之違其所安執事之爲賜雖大而某之

愧亦厚矣辭拜以來心殊歎然未嘗斯須寧也然竊聞古之君子受施於人則思有以報之或以玉帛皮幣或以牲牢酒醴必欲其稱且或有所不足則復繼之以言其貧不能以前數者爲報而是物也又今世之所恒有而厭見者亦不敢以爲禮獨於言嘗求之古而得於心雖執事之所自知然古諸侯大夫相與饗燕之際賦詩以致其意皆取世俗誦習之陳言似亦無嫌於已知而不之道也其試言之而執事擇焉可乎盈天下之民以百萬計以義見旌顯者惟一家自公卿以上鮮能世其德而今至於三百年不少衰

此豈人力也哉蓋積累培植之功深遠缺之日隆必有所基而其衰變亦必有所漸爲家者不恃久安之基而畏近似之漸漸者不然而將然欲至而未至衆人之所忽而君子之所深慮者也故危其危者常安而安其安者常危以幸爲憂者常樂而樂其所樂者必憂執事之家可謂盛矣他人固安且樂之而以爲無憂然爲之後者可不思其漸而戒之乎人莫不曰爲善而善不可虛言必見乎事而後能及物莫不曰由義而義不可暫事必日脩之而後可法於世夫使舉家之人耳目

戶聞家見而孜孜如不及

非執事作之而孰致哉執事年高性醇輔之以令弟
宜無取於某之言請爲執事誦周文王之詩曰無念
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以此報賜其可
乎不可也今賓客遊於門墻者多佞辭卑色以媚悅
爲事鮮有致忠愛之言者某趨平堂而望平室也久
辱知與愛也深不敢猥自踈外同乎衆人之情故敢
以所聞爲獻其可聽與否則惟執事之擇焉太常經
歷仲瞻三尊丈馳仰之意不異此故不別幅諸令弟
皆乞道謝道途雖遠當圖會晤伏冀以道自重不宣
尊使來臨伏審家政脩舉尊候天相多福爲慰某鄙

劣無狀向嘗獲廁下賓之末過愛眷厚感刻無量還
家以來道里脩隔人事多故慶吊之意闕然不舉獲
罪深矣今乃不惟不責簡慢復以祖母之歸捐辱手
書兼以嘉惠承命悚仄不知所爲道遠意殷弗敢固
辭強顏祇受愧踰於感也執事以高年厚德主家政
一門之內英才異能者如雲何施而不可而書辭若
忘其踈遠乃使之有所言江海之大而取於蹄涔何
所容其喙耶然好問用中在聖人猶然宜乎執事之
不遺也家國盛衰人皆知其本乎天而古人以天命
爲可祈而永年少時讀書不識其意觀執事之家然

後知其信然浦陽百里邑昔之富盛過於封君者多矣今皆不復存而執事之門屹然立於頽波橫流之際不爲時俗變遷昔嘗遊乎廢墟壞址問故老而求其衰替之由不曰驕奢縱肆則曰虐民以自殖也及察執事之家群居則有禮焉臨財則有義焉字衆則有惠焉育才則有學焉是以久而彌昌引而益長雖瀕於災患而天卒不忌遠之天非私執事也人事脩於下天雖欲勿從不能也然事天者不恃天之不我違而恃我有以合乎天夫天之生人無不欲其遂且盛也而有富貴貧賤之殊者勢之所至天莫能制之

耳其勢莫能制之而其心豈嘗斯湏忘哉使有餘者補不足吾意天必喜之矣人之艱危而不救吾意天必怒之矣執事家故事有無息之穀視人之死而無歸者有歛貧而無貴者有濟疾而無告者有藥願學而力不足者有師此數者皆天之所喜稍稍脩復使不足者有賴焉祈天永命莫要於此將見執事之家其昌且延非特若今而已也執事閱理精多斯皆常談非甚高之論然邇言必察固君子之所不棄也惟恕其僭妄而亮其誠幸甚

與訥齋先生

辱書惠伏審義門嘗有不虞之灾繼沐殊常之澤驚
喜交至若接晤言而書辭懇惻上昭國恩次述先美
穆乎仁義之發舒自非積諸中者深且厚何能至是
乎第斯文寡祐吾太常丈遽厭人世道路艱阻乃今
始知疾疢沉綿無由致衰於一慟不勝悲慕耳伏惟
執事友敬之篤叔車孝愛之誠日月遄邁追感何窮
然求之當世令各全德不渝終始清文博學可傳將
來如太常公者絕不可得此豈隨世泯滅者哉念此
粗自慰解伏枕呻吟作一文謹奉去朔日真望令祝
史對靈几前讀之以泄殄瘁之哀絮酒炙雞恐不蠲

潔不復贖上公其或者享此誠乎來德堂叙事已甚
文况自記先祖遺事必可傳示後嗣孝孺繼續其後
復何所發明苟以嘗登斯堂宜有紀述則必得前記
觀之乃可執筆耳壯歲難恃條焉將老真如來喻反
覆感歎夜不復瞑然道之通塞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使天未欲墜斯文則吾徒不有立於天下將有見於
空言無所聞於當今將有待於來世使二者咸無所
得猶當飭身勵行以善遺子孫俾百歲之後鄉稱善
人決不敢自汙於流俗以聽先父師之訓言也惟執
事篤學力行實鄙心所敬畏願益以繼承自任與諸

昆季協心致志昌義門于百世揚先德于天下以稱
聖朝崇獎之深旨夫道行乎一家猶行乎邦國也何
患乎無以自見於世哉采苓先生稱慶想已旋半軒
釋齋仲瞻及諸丈皆康強甚慰瞻企疾作不能遍作
書問起居幸為道區區之意遠遠日久願見之心甚
於饑渴冬寒惟萬倍自愛

谷鄭仲辯二首

昔者相與時不自惟其無似竊欲勉人捐其所愛而
蹈其所甚畏以赴太史公之難舉措疏濶事卒不成
以為世俗笑笑之誠宜也然鄙心豈有所為哉執事

於群笑之時獨若憫其用心懃懃焉見於言色以相
勞勉此其志固已卓矣所圖既不果避禍畏事不能
昭雪明德揚於殿陛以揭其忠誠皆不肖無狀之罪
而執事之所知也為別還家事變橫生東西奔播自
教不給顯缺聞乎不決其真妄將欲信之則有所不
忍棄而不言則傳者愈多每一念之仰屋悲歎不知
涕泗之交頤也今春欲至浦陽而家叔為他人所陷
顛越厥家祖母與焉徬徨待行凡五閱月程天之亦
以祖母歸道出錢塘與浦陽相邇欲附舟一往而祖
母之側不可違去自至家以來意豈嘗斯須忘耶受

知受教最爲深厚而圖報之心最爲無所發明此其得罪於君子也果矣陳里來乃承惠言嘉其所存而獎其所至且以遠且久者爲屬覽之愴然增愧凡人有待於外者已有所不足也待粉黛而後都者非西子之容也待砥礪而後利者非莫邪之器也盛德之士豈待言語而後信於世乎如太史公之所蓄積論述魏乎浩然自可抗衡百世固已騰之天下之口而被乎四夷之外矣後遭謗棄抑而未伸要知久當自著而豈汲汲於俄頃哉如僕之愚幸不爲世所卑賤者以嘗在子弟之列故耳執事不知僕有資於公而

謂公侯後死者而後著烏在其能著公也然而文辭不可以不傳祠祭不可以無主僕心存之久矣遇時而終伸其道乎天也公之心果不顯白乎亦天也天定而人爲之必有在矣不在僕將在執事執事不居將在同門之士而何慮其無傳乎且僕昔嘗紀載言行矣而紀載者末也古之賢士以弟子而愈彰者如王仲淹之於房杜王魏穆脩种放之於邵堯夫擴之而益廣舉之而益高使人考其功業學術而知其師之所蘊故師不可以無弟子弟子不可以不尊師太史公之屬望於僕者古人之心也而僕豈其人哉雖

然天其或者未絕斯道使昏昧者獲有所知究觀遺
論羽翼成說進而施於人退而終於己自今以後微
有所立相與過從講切稱門下以著其所由來斯庶
不負公之知遇也乎庶可報公之萬一也乎執事幸
有以教之無徒褒其所可稱而不督其所未至也
去年王仲縉至蜀承手帖喻以近讀佛書自遣心切
疑之以爲特戲言耳及朝京師於一初處見所往還
書援佛氏之說甚詳向慕於彼者甚至然後知足下
之果入於佛也夫儒者之道內有父子君臣親親長
長之懿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

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沛然其無待
於外近之於復性正心廣之於格物窮理以至於推
道之原而至於命循物之則而達諸天其事要而不
煩其說實而不誣君子由之則至於聖賢衆人學之
則至於君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足下
學乎此也久矣曷爲一旦棄素所習而溺於佛氏之
云也苟以佛氏人倫之懿爲可慕則彼於君臣父子
夫婦長幼之節舉無焉未見其爲足慕也苟以其書
之所載爲可喜則彼之說必不過於吾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未見其爲可喜也苟欲以

之治心繕性則必不若吾聖人之道之全苟欲以之治家與國則彼本自棄於人倫世故之表未見其爲可用也故世之好佛者吾舉不知其心之所存使棄儒從佛果能成佛猶不免於惑妄畔教之罪况學之者固逐逐焉以生昏昏焉以死未嘗有一人知其所謂道者邪以足下之明智篤厚不於吾道有得焉而顧彼之趨不亦異乎足下習其說者果出於誠心乎抑亦姑以爲世俗好之吾亦從而好之以取庸衆之喜悅乎由後則自欺不可也由前則事其說必當從其教必去夫婦父子兄弟之倫必削髮披緇必水飲

草食而後可不能如是則是口其書而身遺之外好其說而心不誠亦不可也夫不習佛氏之說於道固無所不足習其說而不誠自欺非惟得罪於吾之道而反且得罪於佛亦何所取而爲之也近世從佛氏者其衆未有得福者有一人焉嘗識之初頗好儒既而著書佐佛氏斥儒已卒死於禍計其人慕佛氏冀福利福不可冀而禍及其躬是未易曉也得非不誠抑且自欺故不蒙祐而獲罪於天邪福禍之報儒者所不論特閔其欲徼福而反致禍亦可爲不守正而妄求者之戒耳計足下之卓於識而深於道豈真若

世俗徼福之徒之爲哉蓋世之儒者當年壯氣銳之時馳騫於聲利用智惟恐不工操術惟恐不奇及五六十之年顛頓於憂患顧來日之漸短悼往事之可悔於是覽佛氏空寂之音而有當於心遂委身而從事焉以爲極明達而最可樂者莫佛氏之書若也雖昔之賢豪以氣雄天下以文冠百世如蘇子瞻諸公亦不免乎此後人習俗以爲宜然且謂以前人之智識才氣猶以佛氏爲可慕而歸之矧不及萬萬者而可不從乎然以道觀之凡有慕於彼者皆無得於此也足於梁肉者無慕乎糠糜安於厦屋者無慕乎苦

闔使有得於聖人之與其樂有不可既者窮通得喪死生之變臨其前視之如旦夜之常而何動心之有奚必從事於佛而後可以外形骸輕物累哉舍可致者而不求援不可得而求之既以自欺又畔乎吾道惑莫甚乎斯也昔與足下論斯道時僕年方二十三固已知吾道之有餘而無待於外物時不知者多竊笑之及今十有五年愈覺聖人之訓爲不我欺而舉天下之道術果無以易之也每見流於異端者輒與之辯非好辯也閔夫人之陷溺而欲拯之於安平之塗誠不自知其過慮也以故爲佛氏者多不相悅

方期與足下共進斯事以衛聖人之教豈意足下有
慕於彼乎今有人言行路之人墜於井雖閔之未必
徬徨奔走而思救之也聞至親且賢之人墜於井則
不暇食息狂呼呌號而思出之矣親愛之故也與足
下相與之舊而德器宏深交友中不可多遇烏能已
於言而不告乎僕今年三十七足下當六十矣相違
十餘年相去萬餘里之遠使足下所慕得其正僕將
有以佐而翼之而何敢逆盛意而取不讓之責乎蓋
必有所甚不得已者亮足下之賢必能察之而未至
於深怒遽絕也數百年禮義之門而足下於今為老

成人在乎慎重學術以表厲後生非特僕之望斯世
之望也僕守一官無分寸補世教近髮有白者面已
皺筋力漸減飲酒不敢如昔者惟自覺有過每應事
已時時悔之恃此頗謂尚可進未知天之處之者何
如耳如有所得聞幸速以見教是亦為報之道也

與鄭叔度八首

叔度十三兄足下與足下處時雖知愛敬推服然未
知足下之不可遇也及適別而來潛伏田里衣冠而
趨者日接乎門而莫可與言然後知若足下者皆間
世人也非斯世之常有也僕乃得而友之豈非幸哉

夫世道之弊已甚老者已死少而壯者不復知有經術汨汨鶩利胥誇世以爲能聞有好學者則嗤笑排謗謂之迂惑人家鮮有蓄書者五經四書猶破闕不全加之郡縣漁獵朝伺暮窺蓄牧樹藝之所入先以賂吏自享乃其餘耳尚慮不得安息以是愈無完書僕雖有志事學亦不可遂非特風俗使然也視此滋怛然不悅侍奉之餘雖常以古書自磨濯遇有逆意處思有師友講說而不可見輒俯首以歎循庭獨行饑不念食夕不知寢足下謂僕有一時之樂否乎人之至親莫過於父兄宗族僕雖早失先人而大母諸

父兄弟固具在日處乎其間宜有足樂者而顧謂恒有不樂人將謂僕非人情矣然僕之心足下所熟知也僕頑鄙之資無與於人少之時隣里見其癖於學多指目以爲迂雖媼連密邇者皆然也獨先人見竒以爲可教及先人出官于外携以自隨愚有所述多出以示人稱譽如儕輩先人之意自謂庶乎見其有成也不幸而遽棄以死僕日夜痛恨恐卒無所成流於庸人以虧先人之明故思自奮拔立名以自見于後世退而深惟有祖母存諸父伯兄可以養矣夫子欲繼父遺業揚先人名祖母所喜諸父伯兄所欲也

烏敢辭讓焉遂勉而從學求學者全晏無所往故至
于足下之鄉學于太史公而後知爲學之道大也聞
太史公之言而後知天下之鉅人也嗟乎太史公之
愛僕足下知之公之知僕惟僕自知之雖號知某者
皆不知之也公嘗爲僕言聖賢之道所以處僕者至
厚矣僕雖非其人然頗識去就知好尚安敢忽哉知
人天下之至難知己者尤古人所重也僕嘗怪以魏
舒之賢以其季父知人之明而終身不知之使之守
碓夫人蘊輔相之才而其季父日與之接其容貌辭
氣豈無少異於人乎猶不能知之則夫俊傑之士非

恒人所知亦明矣顧智者乃能察之耳恒人恒多智
者恒少世而遇一人愛賞拔於群笑之中喜其可既
耶古人之重知己誠有以也僕於太史公雖欲不思
其可得哉相與處也而樂相乖闕也而悲謂非人情
可乎惟足下知之耳足下之待僕雖昆弟何以過而
僕於足下亦無所不盡然僕之愚而何益於足下而
足下之爲賜則既多矣僕嘗謂辭令趨走非所以報
朋友故受人之惠未嘗以語言謝之惟存之心繼之
以不忘有所成立則報之未艾也此僕固陋之私也
足下其謂然乎足下淳明慈良有君子之器又篤學

不倦其至於古人也奚禦願益加之意以果所望僕
近辯正周禮始成書欲脩邑先達事行爲人物記無
相輔者恐未易采錄相見當在明年久不得太史公
動靜遣人送書聊具一二辭雖多不能盡

承吾子意厚過稱僕之文有足觀者慚愧彌日不能
自解非謬逆盛意以辱知己顧私情有異於此者鬱
而不發無以荅吾子一笑故敢畧說其一二僕聞古
之人未嘗以文爲學也唐虞夏商遠不可徵然觀於
詩書數十篇中紀四代之功德固若耳聞而目見至
周制作大備孔子稱其文特言其禮樂憲章之盛耳

故雅頌之所陳詰命之所述易禮之所論著舉然而
崇淵然而深炳然而章明肆然而易直端大斯謂之
文矣而豈有意而爲之哉譬如登泰山之巔極乎目
之所至而水則江海淮泗山則崑嶧龜蒙周秦齊魯
滕薛梁鄭衛趙韓魏人民之繁鮮土地之廣狹皆得
之於心故言之而不誣問之無不知澤中之夫升尋
丈之丘而望焉所見不過東阡北陌鷄犬牛羊蹤跡
輒逞智以談於人終不暢達而順適何者所見高下
之不同也故人有知道與否而文何以異此自漢以
來天下莫不學爲文若司馬相如揚雄亦其特者而

無識爲已甚夫屈原之離騷憂世憤戚呼天目鬼神
自列之辭其語長短舒縱抑揚闔闢辯說詭異雜錯
而成章皆出乎至性忠厚介潔得風人之義然務以
忠情達志非拘拘執筆凝思而爲之也至於其徒寢
失師意流于淫靡而相如與雄復慕而效之窮幽極
遠搜輯艱深之字積累以成句其意不過數十言而
衍爲浮漫瑰恠之辭多至於數千言以示其博至求
其合乎道者欲片言而不可得其至與澤中之夫何
異哉自斯以後學者轉相襲倣不特辭賦爲然而於
文皆然迨夫晉宋以後萎弱淺陋不復可誦矣人皆

以爲六朝之過而安知實相如之徒首其禍哉向非
唐韓愈氏洗濯刮磨而力去之文殆未易言也僕少
讀韓氏文而高其辭然頗恨其未純於聖人之道雖
排斥佛老過於時人而措心立行或多戾乎矩度不
能造類孟氏之域爲賢者揶笑目爲文人心竊少之
從總角輒自誓懲以爲雖不易至孔子之堂與而顏
孟之事皆在所願學者苟循其路而望其廬烏有不
至哉復以欲知古人之道必識古人文字故時習章
句凡有所感觸亦間發之其意在明斯道非爲文也
而吾子猥譽其文爲可觀此僕之所深懼而不敢居

者也雖然吾子見其可而稱之乃愛僕之至而樂其有所成名豈有過哉顧失者僕耳僕奉先人之遺體二十有二年學雖未至而知其味者亦已數年矣而身不能由之口不能以告乃徒假紙筆爲事宜乎吾子之以文稱我也僕今而後其知過乎夫人不生則止生而不能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宣天地之精正生民之紀次之不能淑一世之風俗揭斯道於無極而竊取於文字間受訾被垢加以文士之號不亦羞聖賢負七尺之軀哉僕齒年尚富又受君子之誨自謂不至此不止而儕侶之中無誰與語吾子明達

敏慧乃肯降屈爲僕友此真僕所願而未獲者也夫道有可言者而不言則何以見愚陋之心冀盡所懷不覺近於誇大惟諒之勿怪

僕受質慙介處時俗中見其側媚相諛說常忿忿不與言誦古人書而求其道每慨然自歎安得直諒多聞者爲友乎向嘗行天下走三四千里越五六年飲酒娛樂軟談麗語交懽釋悶者不爲少矣然僕不喜也近幸天假之分得與吾兄友兄不以僕之愚傾然見愛僕以徒愛而箴規不聞懲慕不逮與昔者愛僕者何異故先發所懷以告吾兄越旬日而無所承命

深用致疑以爲吾兄豈鄙僕而不谷哉今乃倏爾惠書陳其所未喻開發所不及而懇懇督教之此固夙昔所願而未得者一旦見之於吾兄嗟乎古之朋友正如此耳僕何足以當之哉然其中有非僕之所聞者苟默而不復是有負吾兄之義而無以泄固陋之心故不遂止古人之爲學明其道而已不得已而後有言言之恐其不能傳也不得已而後有文道充諸身行被乎言言而無迹故假文以發之伏羲之八卦唐虞二代之書商周十二國之詩孔子之春秋皆是已然非爲文也爲斯道之不明也及孔子歿諸子乃各

著書多者百餘篇少者數十篇雖未必一出於聖人之道然亦各明其所謂道而豈爲文哉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孟子亦曰我不得已也則非摹效言語爲世俗之文可知矣孔門以文學稱者如子游子夏皆明乎聖人之道通禮樂憲章之奧未嘗學爲文也缺游夏之學爲當今之游夏其所著果何書乎以易之脩辭立誠之旨喻世之學爲文者吾兄其未察乎且僕前書取屈原之離騷雖多悲憤詭異之辭然終出於憂國愛君之意又肆意而作非相如揚雄之流夸富艷眩采色窮精畢慮而爲之以惑世者相如揚雄

之賦上林羽獵雖厲其辭義曾不足望其毛髮而作
於實爲以招禍者此昔人所嘗言不易之見也
吾兄惡其出僕之口而非之殆非僕之所敢知也文
所以載道僕豈謂能之僕所病者秦漢以下斯道不
明爲士者以文爲業能操筆書尺紙鳴一時輒自負
以爲聖人之學止此今漢以來至五代其文具在吾
兄試觀之可以明道者果誰之文乎謂其文爲道可
乎獨唐之韓愈稍知其大者而不能究其本故其文
亦未能皆出乎正是以僕竊少之而願學孔子亦未
爲過也使漢以下之文皆能不背乎道僕何敢訾之

有今文之所載非諛死人而徼其賂則媚權貴有氣
勢之人以致其身求其有益於世者十無一二焉文
與道判裂不相屬如此何以謂文僕所以畏文士之
名而避之者欲明斯道以爲文而反招俗之陋也夫
道者根也文者枝也道者膏也文者焰也膏不加而
焰紆根不大而枝茂者未之見也故有道者之文不
加斧鑿而自成其意正以醇其氣平以直其陳理明
而不繁決其辭肆而不流簡而不遺豈竊古句探陳
言者所可及哉文而效是謂之載道可也若不至於
是特小藝耳何足以爲文僕之意蓋病此而願務其

本耳然不可以易爲也而亦不可以語人也貴自得之耳古之人未嘗欲人知之而世俗之人亦不足以知之豪傑之士脩於衆人之中混於隴畝之間忽然行於世則德被生民著之書則澤流於後世豈務自耀哉孔子大聖人也魯人毀之孟子賢人也辯士譏之彼皆揖讓乎朝廷與諸侯抗禮弟子從而輔之者盈中國其道德章明聲名震一世猶且如是信乎知人者之難也然知與否不足爲孔孟累也直爲後世惜之耳僕於聖賢未能望其藩籬又年少容貌言辭不能以動人群群然而趨諾諾然而語與俗人無異

者而語人曰學道宜人之不能信僕非語人也自意既爲朋友而不言其志何以明道故微有所云夫豈知言出而謗歸名異而毀來乎夫人性質稟受自其少時已定至長而後充僕之才非不自知平生於百事皆不曉達獨於聖人之大本頗謂見之甚明好之甚篤顧精力未深耳天苟欲治斯世乎僕將抱遺經陳之達者而施之於天下苟未欲治斯世著之在書授之其人樂之以終身亦未見其不可也吾兄何憂我之不至乎然吾兄之謂我未至者是也此僕之所以重吾兄吾兄視僕於衆人之中與之語者何人歟

與之詡笑往復者爲誰歟與之論辯而言斯文者又誰歟舉無有也雖僕之愚不合於時人亦私心有所臧否則以爲無益而不加之意耳今世風俗凌壞爲交友者務相容悅每出一文示人一覽已雖文不佳亦強顏稱譽出門則嗤笑之僕每自思遇人有過告之曰子某事過則怒發於色矣否則不應矣否則絕不復往來矣至於僕有過亦無人肯言是以汨沒俯仰於流俗之中過大而心不知詬積而無與語或內視自省輒兢惕不安如身汗不潔朋友如是亦何用之哉吾兄平居言不出口乃能數僕之過僕今而後

知吾兄之異於尋常人矣聞善而服者古人之事也僕豈難之哉子思有云辯之不明不措也僕懼不明道耳非好多言而文過也吾子其思之尚盡其辭以輔不逮不宣

僕自少行天下見士大夫多矣而與之交者雖常有之其於心相得意相投者未之一見非爲僕不合人亦人不合於僕者也去年來浦江居太史公門時獲過從吾兄里第公門同序者不減十餘輩吾兄群從中僕識其面者亦數十人然知僕者乃吾兄而僕所愛敬親密少間蔽者亦莫兄若也僕始常歎世人學

術識見不同僕見以爲黑世人則以爲白僕以爲是
世人則以爲非僕之所喜世人則惡之是以平居未
嘗與人語吾兄聞僕所言不待畢辭而已悉僕之意
於僕所論是非當否不待預約而如出一口吾兄之
賢豈私於僕哉誠道合使然也僕知其如此感同道
者之難遇幸而得吾兄故傾肺腑竭愚誠盡慇懃之
好託昆弟之歡效古君子交友之義務爲箴規劘切
而至於道他人之所言者僕之言而吾不異他人之
所多勝爲僭故吾二人同處也必有所聞同游也必
有所益樂也則共慶悲也則共戚日夕相與則慰懌

而不自勝一旦別而來宜乎其各不能忘情也別來
舟中十七日而至丹陽又十日而至京雖時有登
涉之娛遊觀之適吾兄意僕果樂之哉僕言而有和
也論而有荅也疑而有所與講也勞苦而相撫慰也
雖別吾兄僕固樂也僕言而無誰與和論而無誰與
荅疑而無誰與講勞苦而無誰相與撫慰僕何能不
思吾兄乎僕竊自念人生相與之友雖若偶然亦有
非偶然者僕自十五至今七年之間四方之士與僕
交者以百計非特如去年至今所見數十輩而已然
離散而他之無一人在目前者雖不遂忘之皆不若

思吾兄之切今者髦士後生若有相過僕或避去不與談或一揖別退不與語或唯唯奉承不敢發辭至於與劇談竭論者無有也出文辭以示之者無有也待之不疑如吾兄者尤無有也僕非有所吝誠知無益抑恐虛名爲衆所知祇以致累故不欲爲耳聖人以無德而名爲至道家以無名爲大善將兵者亦以無智名爲貴伊尹周公孔子皆名動萬代然卒以招謗議於當世况其下者哉漢之時賈生董仲舒最有名最不遇唐之時韓愈柳宗元最得時名亦不大顯或遂致債敗宋之時司馬公歐陽子二程蘇子瞻以

及朱文公皆負當世重名然爲世人所忌妬無得行其志者至于近代莫不皆然由是而觀名之足以累人也尚矣無能而富貴者僕固不取亦安敢輕談論暴文辭之技以招時俗之嫉病哉丈夫之生已有定命非人所能爲則盡夫在人者而已吾之所得者大可以爲聖次可以爲賢上可以友千古下可以傳萬世能盡而充之則豈不多哉何暇與較錙銖分寸以爲輕重長短哉僕之所志誠在此惟吾兄相知者可語否則必爲妄誕矣吾兄天資至高所見必與僕同然恐過於愛僕以僕不能闕重爲憂故託書道意非

惟慰兄亦以自慰也

昔者同處時以相見爲可常以離違爲暫遇故聚集雖數亦不知其爲可樂忽復別去亦不以爲悲孰知跡與勢殊事與時異回視數百里之隣壤邈乎若有以間之而弗可見日月易邁忽復六年僕之馳思於吾兄曷嘗斯湏去心乎第道路僻左無從寄書時或附人又多不達是以心雖甚親而爲禮甚簡不知吾兄亦能見察否也今天下所爲推禮義之族爲人神所相者無出吾兄之門近而國家加恩宇內養老恤孤如指所屬以旌善優賢爲本伏惟令伯諸老先生

盛德實行享有遐壽恩禮之加行有日矣甚盛甚盛獨於太史公傾沒而予有不可究知者每一興言悲怛不能自己夢寐率旬日一見見輒不異在經席時計公之神靈充貫宇宙決不泯沒其可以與天壤相敝者尚不待文字而傳而况世上鎔銖之得喪乎然後人之求公者非文字則不能知其詳是以鄙心欲就吾兄具寫類集各藏一本庶他日不致失墜不知曾與叔端成此事否吾兄天資淑明所望者甚遠比來進學必愈絕人然昔時同遊各以盛年自喜僕在衆中年最少志趣爲最踈濶每抵掌論議訶貶今世

人今德不加懋志日荒惰事業畧無有成而虛名爲人所傳播深用自愧僕年三十矣古人年齒似此而德業赫赫已及人者何限如僕之愚復何所用時簡冊中竊覩志士賢人未嘗不汗出也去年冬未得疴疾綿歷三時近眼疾比舊轉深數步之內不能辯人顏面病起理髮時有白者氣力浸衰如老人狀朽劣至此尚何足比數於士君子之後乎僕家素貧至僕輩懶惰不能作農業坐是尤困然不以爲憂汲清泉淪麥餼與昆弟相與講聖賢之道若處至足之勢者天下當日治安吾輩獲優游德化中伍田父而友野

人推所得者以教閭里後生使皆爲善人固士之行亦窮人自圖之拙計也近亦有數人相從執筆遣辭如趙彥殊兄弟者亦有可喜僕知文章爲細事求古人所用心者以教之但學術卑淺無以發人使質美者無所視效以至於有成耳吾兄聞此亦能有以教之否乎久懷欲作書徧問諸老先生長者頗乏去人行又憊倦未果作今日偶與客飲酒闌聞人行強起就燭書殊不盡意僕得一嬰兒三歲令叔仲辯丈令兄叔車得子

今兄而下想皆平安叔美

叔端及諸令姪心益

焄耀二生娶婦未養浩兄

在深溪必順適王仲縉俞子巖頗聞人說見其文蘇
公教授處州有書往來否皆望因風報及何時復得
會面臨紙悵寒惟千萬自重不宣

奉別以來艱戚佚愉閑居行役夢寐無時不相接忘
其為兩年之久千里之遠也前者奉祖母自京師還
錢塘遇令弟叔鄂飲酒論舊故甚歡不覺至醉醉後
見案上紙筆因有所書頽然就寢明旦叔鄂言之相
視大笑不省為何語也今承使惠書謂僕望足下不
以書相酬答而辯其故豈以醉中語嘗及之耶此固
僕所以為戲耳足下與僕平居忘其崖岸甚至柰何

以醉人戲語為真而不忘於言乎使僕非醉非戲果
有見望之語亦不過厚於足下耳僕行海內士君子
願交於僕者衆矣苟不足當意一食之頃輒忘其姓
名雖強記憶終不能久若斯人者見其顏面與否且
不置喜愠於中况其書問之疏數乎如足下輩一不
相見則必形於夢寢又未足則欲見其所書求其書
而不得則有槩于心不虞形於戲笑之言此乃相親
愛而然耳言雖近乎怨而其心果何如哉足下於太
史公門最號為相知猶復至此何惑乎世人之不我
知也然人不見知固僕之所喜者年來奔走事變不

得少休自度與造物者無他獨坐名字爲人所稱道
故爲所忌耳去年夏爲仇家誣辭所及幸得脫至冬
又爲相知者薦舉蒙主上見憐始得免今年誣辭事
作幾陷身覆家幸而不死以祖母歸竊自揣念僕家
居寧海十六世四百餘年遠者不可知近若曾祖暨
先人三世非其道不妄言以視平地如履機阱審而
後發安而後爲其於夫豈有所負哉僕雖慙愚然其
行事足下所悉也雖不敢望古之賢人亦安敢後今
世君子哉天之相視乃若是天者果何爲命者果何
爲士之處世果何爲而可使爲惡乃合於天平性不

能爲惡縱欲合之而不可合也况天道固無此理耶
使爲善爲天所福乎僕前之所陳非皆不善也而竟
至此思其說而不得故妄意造物忘吾輩人在古孔
顏之厄近時則太史公其明驗也不然以太史公之
德曾不能庇其家以全其身乎然人之所趨自當爲
此不當爲彼語曰寧爲瓦全無爲玉毀此無識者之
言耳天下固無千載之玉而豈有不毀之瓦乎夫玉
我而吾瓦之瓦亦未必全也曷若玉吾玉之爲美耶
太史公之所遇信不可知然異操而同歸者何限而
公之所存猶昭然揭乎天地之間也造化果厚公耶

薄公耶後世乃定今未可談也然僕誠懲其事近益好簡默不喜立名稱而胸中浩浩然亦有以自慰悅讀書粗見聖賢本意虛言游辭頗自厭耻欲求爲有用之學而未能也足下有以教我否乎村居荒僻無書籍有一二朋友又各散去何時盡閱足下所藏書以相講切耶太史公夫人墳墓欲省拜公文集當論次此二事懸心腑間牢甚必當一往而祖母未許倘得世與我相忘則與足下居終有日矣此非戲言也足下別後學問必進有文章須見示毋重爲僕所望不宣

自發義烏信引領西歧視日如年今兩月矣忽奉手書乖閱之思愛厚之意僕心之所同而不能言者燁然溢乎翰墨間捧誦循環且歎且美病懷得此若脫垢汗而濯清泉不知疾痛之在躬也所可憾者太常丈及范先生皆傾逝斯道寥寥無所係屬近時海內知名之士非窮困即死不死即病如僕之愚不足比數於士君子之林久矣然自去冬得痰瘧疾輾轉至今屢愈屢作寒熱之餘伸紙握筆欲有所論著未能終四五行欠伸掉栗已欲就枕席不知天所予奪禍福竟如何今世人雖不見其壽者然山谷間恒人年

八九十或百歲者時有之如前之二公使之少緩一二十年而死誰以爲過而忍奪之孰知其故耶僕今始三十氣力志意便已如老人但髮未白面未皺耳家兄長僕八年數年之前居喪過哀被疾苦僕狀尋常患肩背痛不能出僕雖可出亦未嘗出門於世務都不通曉閭里小兒挾奸舞詐狼貪鼠黠變態百爲視僕樸懦可弄輒私相目謂真愚人獨賴季弟頗解事近者按田造圖及他細事嘗以諉之人頗謂其能而病夫因得安居以養拙拙益甚家益落有田數十畝小民見其不足爲輕重棄不爲佃萊棘盈疇家人

報絕糧輒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瓶無儲粟者窮者豈我獨耶且天下之得其願者少不得其願者皆是也吾縱自憂其如衆人何因相與大笑而止處塵埃中不慣與流俗往還厭其喧鬧每欲縛一椽於萬山絕頂人跡所不至處從一二友生讀書嘯歌以自樂伐木誅茅非有力者不能因自嘆非惟古之貴富人不可效欲效畸人靜者巖棲谷汲以自快亦莫之遂吾之貧困過古人遠矣貧富貴賤豈學道者所當掛口哉恐吾兄別我久思我深欲知其所自處故盡發之以當談笑耳蘇公平仲近因黃巖人寄書來相問

意甚欵欵頗自悼聯事者皆非同輩難與言思解去而不得世所憤憤者多固宜有此歎然古之君子豈皆擇世而居耶亦當安之而已太史公千載之託未得其人煩其作一文甚好功行之詳只用僕所述歷官記叅以後所見聞足矣若欲明白公之本心僕雖無狀他日不敢辭也公無恙日嘗欲收僕申以婚姻之好還家言之而祖母不許公亦繼以事去遂不相聞平居常以爲恨然公所欲親厚之者欲世講師友之契耳此身倘有樹立誓不敢忘但媿學術荒陋無所建明孤負期待以損知人之哲然僕之無成亦朋

友之辱也吾兄可徒譽我而不我教憐我而無以處我乎金華以道術相傳者百餘年范公之亡有繼其後者否吾兄亦宜勉之拳拳愛慕之心舍此無可祝者德輶如毛人鮮克舉之愛莫助之惟厚自貴重以扶植斯文

春間僊華還嘗獲附書繼後歸山中杜門習靜不與世接不獲聞動靜向仰之切每形夢寐暮寒計惟闔宅尊穉均安吾兄養德家庭有以自樂糧長之役近稍優暇否某年來多病讀書之外無所用心藏書不多不足開廣智識然既不以他事累思故頗得專志

於經漸覺見聖賢大意亦頗有所論著每復投筆自
笑古人傳述成書而泯滅無傳者衆矣寧少我耶既
復自解以爲吾之所學本非爲名聊以發吾所得耳
傳否不敢計也平居未嘗廢得在田里二十年無他
故擾之則於諸經皆可自究其旨聊以爲已有不與
世俗口談而心無所得者同愧也吾兄以爲如何離
居日久病身不能動求如夙昔相聚講習之樂寧可
得耶舊年喻及蘇公欲爲太史公撰述文字荷其厚
意有一書煩并歷官記一本寄與之恐其不詳知乎
其故也煇兄聞得子頗進學否羅山墳隴幸時省視

不相見數年昔之垂髫者聞皆已加冠多有室有子
吾曹雖欲常以少年自負尚何可得言之慨然敝邑
朋友進德已之雲南表兄盧希魯中今年甲科在翰
林爲編脩雖升沉異趣而此中可語者便覺益稀不
知婆之學者近復有何人晚出亦有可喜者否幸復
示及敝親陳仲夷善醫而好學聞戴原禮先生摹印
得丹谿醫按及格致餘論意欲求之煩兄轉索一本
如戴公遠彥成處恐有望宛轉求一本寄與之以副
其意陳云此間人可遞書至昭仁許氏故作此書語
無次切冀恕之不宣

荅劉養浩二首

在京師時專托戴七和之附書并寄祭九靈君文曾已達否斯文不振遂至於茲鉅儒宿學凋喪殆盡茫然墜緒將焉所屬而吾黨小子將何所仰耶論次文章脩明遺事正門生弟子之責也長山胡先生待僕甚厚僕當有所述今則未可墓銘嘗有人請于吳東閣濬仲吳公事多恐亦未能即作其文集有一本在曹公處嘗見京師士人亦多聞其名能多墓印出使觀文字者知有王氏之好事亦甚佳也太史公芝園集託之叔端不知何如誠墜此書責在我輩須盡心

爲之王京普說有一本在武官家則親見其人許見借卒不肯將出久之恐失墜其幸存者慎無使散軼公家所藏書大南門外有一士人收得此人能文辭性行高與僕善時時至其家輒借觀不勝其悲愴也公名在天地決難泯沒所得於天者過厚矣又欲兼得於人天何以堪之事雖至此在公可無憾斯世而不獲見斯人乃可憾耳子孫所存不知幾何田宅久之必有還理每念舊事輒慨歎形於夢寐送書人未來前兩夕連夢公相語公之心豈嘗一日不在我輩耶以是欲到彼編文集圖其事遠歸又患寒疾故未

果詳見於鄭君書茲不能盡也王氏近如何昔年携
其家則來此間欲師之者數家人慕之以爲無愧鄭
氏幸勉之勿怠秋涼惟侍養吉慶進學飭行於吾道
有光會言有成約矣尚冀面談以盡不宣

一自爲別不復以書相問者六年患難憂苦何所不
罹形跡幾於相忘矣然夢寐中未嘗不相會於蘿山
之下兩溪之間也聞居獨處追惟昔日賢豪之盛想
其儀狀言笑宛在目前徐而思之如風花霜葉存者
無幾吾兄於衆人競進之時雖若少抑而卒以此全
人之得喪禍福倚伏之際孰非天哉而彼顧置喜戚

於其間非惑耶孝孺出處兄想已知近於此理閱之
愈熟居之愈安每觀古之名士少遭挫抑則戚嗟怨
悼若無所容者深病其無識退之柳侯文章雖高然
於此道未有所得殊可厭薄耳吾兄居得美地義門
士友可以往來考實爲學必進其視索居無徒者爲
何如第孝孺近來漸不喜爲無用之文人有求者非
甚不得已未嘗與之於勢要人尤不喜見杜門謝事
欲成一二小書苦於疾疢未能有成年齒彌長大苟
不求古人歸宿之地而效兒女子塗青抹紅以自誑
衰老將至矣欲安所之邪患瘡患眼難於作字念相

與之厚情不可遏聊一言之

谷王仲縉五首

僕爲學不敏於人聞道不早於人扼愚守陋泛然與世浮沉非有超群之才絕世之識也每質諸道德之與未嘗不悚然內愧兢兢若無所容世之君子不棄而絕之亦已幸矣尚可望名譽之加乎數年來士大夫不察其實口耳相承猥有所稱引愈久愈訛遂以滋甚子嚴至乃謂長山胡先生屈已推獎足下遂從而信其然夫長山今之賢而有道者也其文章方之當世未肯多讓求之古人不在作者之後使昔之大

儒如虞公黃公尚在且當屈已避之况眇爾之小子乎大凡先輩之於後學以爲不引而稱之則其名不彰稱之而無所徵則衆人不信故屈已以爲遜讓若長山先生之所言乃待後學之心也而非其實今足下以爲然則過於聽矣今復惠書與僕論文且擬僕於司馬遷夫遷豈易及哉六經之下惟遷善紀事縱恣豪邁統紀苞括無常態也後乎遷者五百年作者以十百計欲其文之庶幾遷者不可得也遷之才不易及如此足下乃率然擬於僕人其謂足下何哉此僕所以受書沉思而莫知所以答也然足下端慤直

愿决非妄諛人者特過於聽而溺於相愛之深耳昔
有愛珠者得徑寸之珠甚愛之或謂之曰此明月珠
也愛珠者聞其言因將以問人月之光寧過於吾珠
乎其他人聞者皆笑之而愛珠者仍持其說而不變
夫愛珠者非不知月之明且大也信人之言太篤而
愛已之珠太固耳夫稱珠以明月豈謂珠之果類於
月哉而愛珠者斷然而疑之則過矣長山之稱是明
月珠之說也足下遂以遷實之得夫類於愛珠者乎
抑聞君子之相與則有異於是者譽其美之為愛不
若規其過之為愛之深也僕聞古之善治者聞諾諾

則懼諤諤則喜今足下不鄙賤僕而友之所謂諾諾
則有矣而諤諤則未聞也繼今以往苟因僕之所遺
闕而教之其受賜也豈止於食馱驥享大壁之為美
哉僕亦當思所以為報不敢徒然取而冥然已也
違離已久思見頰面而車從不一來意者足下之見
忘耶忽奉教書周誦累過乃知足下念僕之切無異
於昔時也夫與人友而疑人之忘已者非也積疑於
心待書而後釋者亦非也此之謂以今人比足下而
不以古人望足下斯僕之過也僕乃今知足下之心
矣今之交友多矣其有如足下之念僕者乎有如足

下之知僕者乎僕所聞見其能有而不告乎然足下
欲得僕所著文以觀僕則不敢承命非有所靳也然
無益於足下故不敢耳足下爲文者乎則當求之于
易之大傳書之典謨訓誓詩之三百篇孔子之春秋
周之三禮及秦漢賢士之所著乃足以爲法矣欲求
其道乎則凡足下終日之語默起居奉上馭下道未
始不在也第知之有誠有不誠行之有至有不至耳
能參以孔子子思孟子之所言七十二子之所問而
反質之於六經則自識之矣何取於僕之文乎雖僕
之文時有所稱述而得之之方如斯而已斯道譬之

水然隨地而有之有志者如鑿井者數仞之後將沛
乎其莫禦矣苟不自用其力而乞水於人所得常不
給而爲心愈勞近代之士好摹竊古人之文是乞水
者之術也文者道之餘耳苟得乎道何患乎文之不
肆耶足下之井已鑿矣其源沸然而出矣能日濬之
而不止誰能測其淺深哉僕之所得者不過若此雖
文之所言亦若此而已足下其復思之何時得一聚
首將與足下盡談

十一月十一日某端肅奉書仲縉翰撰專契家兄長
侍史俞兄子嚴至得書及所作文序啓封伸紙立捧

卷之十一
三十一
細誦意厚而誠義純而達不自知手之不釋而心之暢懌也世人之於文誰不爲之至於求其可誦者何其鮮哉蓋不得其塗故也士之患多厭常而喜怪背正而嗜竒用志既偏卒之學爲竒怪終不可成而爲險澁艱陋之歸矣且學竒怪者以其美也而竒怪亦非古人之所尚也文之古者莫過於唐虞三代而書之二典三謨禹貢胤征以及商周訓誓諸篇皆當時紀事陳說之文未嘗竒怪詩三百篇亦未嘗竒怪春秋書當時之事雖寓褒貶之法於一言片簡之中亦未嘗見其竒怪禮經多周漢賢人君子所論次其言

平易明切亦未有所謂竒怪至於盤庚大誥其言有不可曉者乃當時方俗之語亦非故爲是艱險之文也然則嗜竒好怪者果何所本哉苟謂於司馬遷班固則遷固之書有質直無華如家人女子所言者唐之文竒者莫如韓愈而其文皆句妥字適初不難曉宋之以文名者曰歐陽氏曰蘇氏曰曾氏曰王氏此四人之文尤三百年之傑然者而未嘗以竒怪爲高則夫文之不在乎竒怪也久矣惟其理明辭達而止耳而世顧他之焉者猶之迷人醉客不問塗於大道肆意徑趨是以卒不免入乎荆棘之場颺狝之居而

終弗獲就乎大道也今足下之所爲非特得其塗而
已而又有始終焉有理趣焉苟益脩於不弛浚其源
而導其波將見汨汨然來而不止繼乎待制君之聲
烈可望矣昔在朝廷爲文者非不多而人獨推太史
公與待制君蓋文之法有體裁有章程本乎理行乎
意而導乎氣氣以貫之意以命之理以主之章程以
覈之體裁以正之體裁欲其完不完則端大而末微
始龍而卒蚓而不足以爲文矣章程欲其嚴不嚴則
前甲而後乙左鑿而右枘而不足以爲文矣氣欲其
昌不昌則破碎斷裂而不成章意欲其貫不貫則乖

離錯糅而繁以亂理欲其無疵有疵則氣沮詞慙雖
工而於世無所裨此五者太史公與待制君能由其
法而不蹈其弊而務乎竒怪者皆反之此世之公言
所以推諸此而不居乎彼也斯文者造化之至理寓
焉人患不能造其極耳苟造其極決不可泯滅有志
者在乎自力而已僕所志尚有大乎此者省事者少
不欲與人言雖應時作文又恐人以文人相謂亦久
不喜談感足下愛我之深念我之篤聊以此復命子
嚴亦甚可喜頃時相與議論有益也
某白別後終日汨汨深泥中執轡兢兢每虞傾跌幸

無所苦前途未知稍勝否敬謹之外一聽之自然無
所用心也來書言相念之意甚增感歎方今斯文寥
落所望於足下者豈有涯哉望勿以聖賢之言爲空
談知之欲真踐之欲篤自期者欲遠大顧諟明命以
勿負天之所授庶幾其可耳如某之頑闇曾何足效
耶當以千古爲師埃後世之知已無薄於自待而淺
於求合况賢王以身率之宜無待於區區之言矣赴
京不知在何時惟進道自愛見表兄及鄭庶子諸公
亦望致此意某端肅奉白

僕資質不敏明聞道日淺行已之篤不逮古人是以
年益加而智愈昏名益有聞而心益爲之歆然日汨
汨與世伍語默俯仰能自異於流俗者幾希每念昔
之聖賢道德言行之懿未嘗不內咎而深自慚也足
下在友朋中最爲相知且相與最久不思有以正其
闕失納之于寡過之地顧以書譽其所未至而強其
所未能豈僕之所望哉夫古之著書者非好爲辭而
然也非慕乎名而然也蓋以已之所有無由淑乎人
天之舉以與我者懼其至我而絕也故從而筆之於
書而公之於天下如子思孟子周元公之流其智誠
足以知乎道其才誠足以周乎用其發之於言誠足

以啓昧幽而垂矩則且不戾其所爲也是以學者傳而信之如龜策恃而賴之如稻梁尊而仰之如日月苟爲名而已爾夸其辭而已爾如揚子雲王仲淹之所述而已爾於道無明也於事無補也揆之於其躬又不能無憾也則亦奚以爲哉僕上之未能學子思孟子之萬一至於揚王之所爲心又不敢以爲可也居則默默以思兢兢以行勉勉焉期不畔乎道而冀其有成使吾學果能成其身乎則雖不著書其所傳者固在使學焉而無以自立於天下縱琢刻其辭其將孰信之僕之不易於言者鄙陋之志殆有在足下

未宜以韓退之之事責我也夫退之之重著書有不自滿假之美焉未可深過其過在未聞道而言行未能無可議耳於道有得焉至和充乎中至順達乎外其音聲中乎律其周旋中乎禮其取舍好惡是非進退中乎義即之者邪慝消望之者鄙吝祛聞其風者相率而化於善彌千載而如尚存若斯人者何待著書而後有益於人哉故顏子默然處陋巷而聖人予之爲群賢首其後若漢之黃憲言論之存者無片簡焉當時莫不自以爲弗及至於讀其傳者猶恍然想見其爲人與憲生相先後之士有爲昌言者矣有爲

政論者矣有爲論衡者矣如足下所稱著書三數公
其有益於後世者或有之而其人之賢否視憲何如
哉僕少不自量亦喜有所著年長以來窺見聖賢之
垣墻內顧彌覺不足非惟不喜爲亦有所不暇爲矣
每見好名者不度智之不任德之不類而亟爲言言
往往畔於道輒爲之汗下果使聖人之道世無知者
必待吾言而後明猶當審其醇疵而後出之况斯道
自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所患者信而行之
者寡耳今世有賢者作當以躬行爲先一反澆陋之
習以表正海內庶幾有所益豈宜復增以浮辭而長

其虛薄邪足下謂僕所接見者少不能副遐陬僻壤
之望因欲著書以化之夫以化當世爲職者賢士仁
人事也僕也烏敢當且賢者能化從已者不能化違
已者仁人能使善者勸不能使惡者變故孔子至仁
也而化不行於陽虎武叔孟子大賢也而臧倉賤之
王驩怨之淳于髡輕之彼一聖一賢且有所不及而
况纖微昧弱者顧舉一世而盡化之以口之不給而
欲假書以傳僕雖騃其爲計不宜若是踈也且萬世
之所共尊而師其言者惟孔孟爲然今閭巷庸人讀
孔孟之書猶不知其可用或以爲戲笑之資僕縱著

書其能加於孔孟乎孔孟不可加其能庶幾孔孟乎
德道如孔孟不能必世俗之信而僕乃欲著其荒言
以化世俗不待智者而識其難足下不宜以之相勉
也然足下之心豈有他哉乃愛僕之深處我之厚而
不知非其任耳雖然僕非無志於道者學道而未至
者也學未至則悔吝不能無過肯不能免必賴朋友
以相成吾今而後所望以成已者舍足下而誰哉幸
求所闕時以告我則足下所云化今傳後者其將有
在矣願少緩之無以著書爲勸

與邵真齋書九首

前者以賤疾故承過家撫視宿留兼旬不忍舍去此
意厚甚不可忘也別後調理一如嚴戒而病根至今
未除寒熱之作雖少減而咳嗽還如曩時尚義同遊
之約但恐羸弱之餘難即踐耳不知從者果能見臨
否恐負前約特令村僕詣前或有善藥更惠數服尤
佳然非所敢望也匆猝不謹惟冀恕察不宣

某不能養生自去冬感瘧至今七十餘日纏綿未止
仲夷景弘二公雖嘗診視然未能決其得失前家兄
曾遣人詣宅已沐許諾今特令山童奉迓風日頗清
美望即見臨拳拳企仰之懷尚容面談以盡不宣

舊臘承臨訪匆遽別去弗能如禮慊恨無已比以家
兄希聲羸疾不減嘗遣舍弟輩走邀屢蒙許諾延頸
以俟又復旬月而未果如約何見棄之深耶大抵家
兄之疾先生雖知其証然千聞不若一見望撥數日
之冗過家面論服藥扶持以副拳拳之懇古之善醫
以濟物爲心者雖道路暫遇之人猶爲診治况辱託
交甚久如區區兄弟者而可拒而不赴乎某適有痔
瘡之苦不能躬詣專令人上請幸翻然一來以慰懸
仰輕瀆之罪尚容面謝不宣

令郎德孚來承以舍妹故遠貽藥物感荷厚意曷日
而忘第病者羸弱虛損難爲得効寒熱痰咳畧無少
減令子雖謂脉息無傷然恐日久益難調理鄙意欲
煩從者過家診視使得脫體但天寒道遠跋涉爲勞
諒仁者以濟物爲心必能惠然一來以副懸望也切
冀勿外幸甚聞風小像至今未取得後會當寄達餘
懷悉俟面晤不宣

夏間從者過家獲接言論近者獎親童伯禮丈令闈
感恙意欲邀足下診視嘗令小僕阿順詣宅代致此
懇令郎荅書知在長亭王宅今特遣輿夫詣前望勿
它辭即副其意叔通先生數日間亦到此可同行也

區區病餘少力詳曲悉俟面談不宣

前者村僕還承書約在月末相過計日以俟未遂一見豈以兩故愆期邪近希政第老母患傷寒已五六日深以爲憂而賤體至今未平復今舍弟帶通至鐵場令其專達此書至上請相陪同來諒先生過愛之厚必不忍棄我也拳拳之情尚容會晤以盡不宣

比者專人致書借令郎造請人回聞從者已往長亭悵快無已舍妹緣其姑親來相迎昨日已還童宅臨行拳拳以舊恙未減爲憂望執事過邑中特與表兄希魯同到其家診視輕重商議用藥以慰懸結之情

幸甚區區同產鍾愛惟有此妹憐其抱疾恨不能以身代之千萬深體此懷勿拘滯於形跡乃所願也茲族弟往長亭特致此懇尚冀會言以盡謝臆不宣

昨喻及手卷已作醫原一篇稱贊盛美家叔更欲索詩數首書之故未即發上如未有人至當令陳用中秀才送還也賤患痔疾久而未愈殊爲所苦不知曾問得佳方否里人嘗有服黃連解毒湯而愈者便中乞合一二貼付至實感厚惠匆匆奉復尚冀面晤不宣

久別之餘昨於許君處獲接言論豈勝慰浣第蒙枉

顧邑邸適以賤事弗值爲悵快耳恃愛有懇祖母舊
患頭風夜來忽復舉發項背間痛艱於眠食加以嘔
吐神思頗倦舉家長少不知所爲計非先生不能治
之謹專人奉邀萬冀以斯文雅故撥置他事即賜一
臨以副懸懸之望幸甚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顯 戴濟之

黃巖縣學生孫恩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終

遜志齋集卷之十一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雷簡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書

復鄭好義三首

景常來辱書見招爲山中之遊適賤疾未可出未獲
承教月初欲到邑與醫商議服藥當取道石實到精
舍聽高論也朋友日少鄙心豈敢一日忘諸公耶願
各勉旃使斯道不至於落莫拳拳之望也伯禮齋文

昆季前幸爲致意餘懷非面言莫究不宣

惠書以先府君學行不傳爲僕責吾兄辭業不脩爲僕罪始而恐既而惑已而思之斯二事也固有任其過者而非菲陋無狀所敢任也夫古之君子於親之存既竭其志力以爲養迨其歿思其姓名德烈不昭于天下於是脩身飭行務自樹立以顯揚之善稱于時功及于人使人推其所本而歸德於其親曰夫人之所立其父之教也而其親之名以傳若孔子孟子於古昔聖賢遺佚贊述之者衆矣而未嘗一言及其親夫孔孟豈不愛其親哉知夫已之所立者大親之

德不待言而顯也已可以言之而且不言况肯以人之言爲重乎若夫以人言而傳者自漢魏以來銘墓者始然其初也作於門生故吏故其事爲可信其後門生故吏不敢自作則請於世之聞人其文苟傳則其事亦因以不忘僕於先公不幸弗獲同時執几杖在門生之列學業固陋又不能與世之聞人者齒而古君子之所務以爲親名者吾兄之所知也今不以自責而責之僕無乃非其任也乎且僕求於吾兄者古人之學也古人之條教具存其事始於通萬物之理而終於盡性知命始於正身及家而終於仁民育

物由少至老而不以爲遠由中人至聖賢而不以爲
誣有未至焉自訟於心有未講焉資益於友未嘗敢
乖本末之叙而施怨於人也今吾兄所圖以顯親者
不以道而日以辭所引以爲未至而歸罪於僕者亦
不以道而日以辭如果以美其辭而已則亦奚取於
學而僕焉敢承是罪哉雖然僕交於吾兄幾何年而
吾兄之期於我者辭也取益於我者辭也則僕之爲
罪可知矣嗟乎僕少之時妄自許與謂聖賢之道爲
可速成學不得其術企而望之茫然無所歸行乎衆
人之途恤恤乎其自悲先人之歿天下未有所聞每

一念之若不欲生於世是心也其與吾兄有異乎夫
內不足光昭其先人而謂其言可以取重於後世人
皆知其不能也吾兄何辱命焉雖然繼自今不敢不
勉吾兄其益懋乎古人之學相與講其非是而惟道
之趨則僕之獲罪於吾兄者尚可贖于他日而吾二
人先德之傳其必有在矣幸安之無遽不宣

前日相聚雖甚驩而談道講古之餘時雜以嘲謔私
心頗不喜以爲謹雖古人所不廢然不若無出諸口
之爲美故嘗僭爲吾兄規之臨別時又以相屬蓋朋
友之義在我者宜然而言之從與否則非所敢與也

茲辱惠書陳述夙昔摠發志意惻然引咎詞義懇篤
且謂自此當絕不復爲覽之驚喜不能自巳夫以吾
兄之信道嗜學於改過之勇特其細事固不足異而
未免於驚者蓋習俗益降交友以諛說爲忠愛間有
及於其身劇切過關輒頓爾變色以爲發已之短或
陽受而陰踈之今不特不加以怒而引咎不惟不忍
踈棄而又歸德焉此其越於衆人也遠矣且片言之
失未爲深過使好辯者處之必援引古人以自解釋
不笑之以爲不足聽則忽之以爲不足改不務自訟
而謂同浴譏裸者雖名士大儒不能免此今吾兄獨

痛自懲創若負不潔然惟恐刮滌之不亟假而事有
大於一言者其有聞人之言而不改者乎僕之所以
驚且喜者此也然吾兄之意則美矣而書復謂自歸
鄉里所接見者皆俗子庸人故德不加進此於義爲
未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又曰魯無君子者
斯焉取斯聖人之厚鄉黨而不敢誣衆人若是近時
士大夫喜高自大矜目抵掌有孩撫一世之態皆棄
於孔子者也僕甚閔之甚厭之每自省察恐或蹈其
失以爲狂愚之歸故與人處未嘗敢萌慢易意雖號
爲無知者亦與爲禮務盡其情蓋資性才器之不齊

其勢然也所貴乎君子者以能兼容並蓄使才智者有以自見而愚不肖者有以自全故天下無遺棄之怨必待與吾類者而友之則吾亦將爲人所斥矣勝已者寧肯容我邪寧海雖小邑著籍之民至三十餘萬才且賢者必衆矣如僕者安足道今以僕故而卑鄉里之人甚非所望於吾兄也夫因人之見信求辭語之過而言之不止其迹若好勝者然能受言如吾兄倘隱默所疑而不以告則爲不知言而失人矣故終一發之惟吾兄察焉正蒙一書乃張子窮深盡變之論間有可疑者先儒已言之學者信其易知者而

缺其難通處可也必曰定是非得失置去處於其間則烏乎敢若編集成書者以叅同契陰符經置諸太極圖通書之末此則甚非朱子本意耳熱甚喜兩躬書不謹餘留面談不宣

與童伯禮

足下奮不溺於流俗眇然深思欲以禮義振其家聲收既析之昆弟合爨而食爲制成法以淑後人此世之所僅有者僕雖庸陋固願觀德于左右以佐末議相其不及導揚盛美爲閭里光榮况足下有意乎振之其何說之敢辭然不幸爲祖母所棄雖踰時越月

以歲事之不易極猶在堂未獲襄舉方從父兄之後
抒晨夕之哀徒奉教命冒以衰服請見則人謂我何
以吉服請見則塋尚未畢釋哀凌禮諒亦非足下所
以招之之意是以仰德雖深而未敢承命者此也抑
足下見招者豈以於聖賢君子之道不有聞乎僕學
甚陋言甚訥使冒中果有所蓄造次未能發明而况
真無有邪終日與人居未嘗一啓口或稍啓口輒觸
人而共譁之坐是自懲劓彌不樂言語縱欲時出片
言料無明其旨者復斷舌中止足下雖雅好士將焉
取於此乎雖然於足下則不敢隱蓋自古非言之難

能知言者難也知言固難而能行之者尤難也足下
所欲則者金華鄭氏鄭氏之師太史公嘗爲僕言鄭
氏初合食甚久而元之中世有曰某卿者勇於適義
於人言無不立行其心所嚮萬夫莫能回之以故其
所爲事多數百年士大夫家所未能行者卒能大合
其宗暴其聲光赫然揭於天下聞於後世國史之法
王公之貴苟無足稱皆擯而不錄而鄭氏以布衣參
名其籍于今三朝果何以致此哉勇於爲善而知輕
重之分故耳其所爲法足下既已得之矣能師其勇
而力於行雖無待於法可也人孰不樂告以善苟信

之未篤執之未堅一以爲可焉一以爲否焉則雖僕亦何能爲然僕觀世之人不肯爲善者誠不達耳吾鄉雖小邑富且貴者亦間見于時未涉數十年人已不知其姓名者多矣此真賈豎之智烏足道哉足下獨能知其非是爲子孫垂久遠之業自茲以往苟能益行所聞俾義聲光于四方則僕也爲足下之里人亦預有耀矣當可爲之時願加勉旃僕他日獲至於終喪敢不承足下之命尚當誦其所學與足下講之

與趙伯欽三首

僕求友於四方十餘年可友者衆矣於同郡得一人

焉曰林右公輔尤僕之所敬者公輔氣高而才敏於人鮮推讓視人行行然有不滿之色前與僕書獨稱足下陳元采文僕固已知足下非流俗人可及近入臨海見公輔公輔說足下尤詳公輔之友張廷璧不相見者七八年其人竒偉不肯苟伏人至語及足下必稱善因二子而求足下之所造心已傾之久矣今乃承惠書爲論甚大爲辭甚達卓乎有曠視前古之意反覆覽繹嘉二子之確於取人喜吾黨之士果有足韜發於中而見於外如獲大呂九鼎而載以歸也僕嘗恠近代道術不明士居位則以法律爲治爲學

則以文辭爲業聖賢宏經要典擯棄而不講百餘年
間風俗污壞上隳下垂至於顛危而不救者豈無自
也哉私誠恨之不自知其不肖亦欲有所發明損益
以表著於世而習俗卑下學者捨於舊聞不復知有
學術竊竊詡詡苟且自恕或有志而才不足有爲或
才高而沉溺不返可與言斯事者惟公輔耳公輔每
與僕言未嘗不歎朋友足望者之少而有意於足下
也書之所陳謂近世文辭不能比隆於唐宋而有取
於僕僕無能之詞豈能過於近世哉使直有以過乎
人則亦藝焉而已而足下安取乎是且近世所以不

古若者足下知其故乎非其辭之不工也非其說之
不詳也以文辭爲業而不知道術雖欲庶乎古不能
也知道若行路然至愈遠則見愈多而言自異今欲
至乎窮谷者言其所見不過泉石樹木禽鳥虫魚之
狀而已比之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馬
之蕃庶人民物產之瑰異變怪其言豈不有間哉故
聖賢文辭非有大過於今人其所以不可及者造道
深而自得者遠恒言卑論亦可爲後世法非剽襲以
爲說者之淺也唐之諸儒惟韓子爲近道其他俱不
若宋宋之士以言乎文固未必盡過乎唐然其文之

所載三代以來未之有漢何足以方之今人多謂宋不及唐唐不若漢此自其文而言耳非所以考道德之會通而揆其實也僕嘗謂求學術於三代之後宋爲上漢次之唐爲下近代有愧焉斯道之盛衰其端微矣非明智睿達不能知之足下何知之蚤邪雖然足下之論近代信當矣抑僕猶有說焉世俗之患忽見而尊聞已之識既不能決是非醇駁互相承傳以白爲黑者皆是也足下言之而僕聽焉則謂足下謂知言士矣所與交者或與僕之見異則無乃以足下爲方人好高而爲驚世之論乎惟君子之所守不以

毀譽而變苟慎所言而力於行以古之聖賢爲準而不與近代較崇卑得失則古人且將畏足下近代安足並乎又僕爲吾郡喜者寧獨若今而已乎久不談感足下勤厚聊以此奉報適有疾不能躬書惟恕察自足下別去屢辱枉問懷欲裁荅而居處僻左不與往來者相關念雖寄書必不能達又意足下在太學與天下英俊相譏切言道理文章者如林日有所得以開拓其智識僕縱欲有言豈能出足下聞見之外哉以是執筆伸紙而復棄去者數矣近復承書懇懇然以弗獲相與問學爲歎如僕之獨學寡徒固當發

此歎於足下而今乃反施之於僕足下之意則厚矣
顧僕豈其人哉僕於人事都不通獨古聖賢之書則
若與已意合時或有所是非感發輒寓諸文辭以自
見當時君子不察其愚而謬加寵引以爲可教坐是
得虛聲於時而亦以是不能及聖賢之門戶每觀古
人道德事功之盛慙悔攻中若無所自容以是深自
懲劓不敢有所作夸辭游辯微有與舊時類者亟毀
棄之默坐一室溫習四書五經求其微意之所在大
法之所寓察諸身心而驗於事爲蓋欲自致於寡過
之地而推其餘以及人其私指若此而未知其能至

乎否也足下以卓越竒毅之才志之所向何所不達
然所宜慎者在乎無蹈僕之所悔而求古人學術之
大全耳古學之弊莫甚於近代爲士者以文辭爲極
致而不知道德政教爲何事爲治者以法律爲極功
而不知仁義禮樂爲當行士習益卑而治效愈下此
豈古人所望於後世天下所願於君子者乎如僕之
鄙陋既無可用於時故深欲爲朋友言之庶幾復見
古人之盛使聖賢之學衣被海內固有志者之所樂
聞也林左民爲學近復何似王微仲兄弟一至於此
可哀金陵城中數千萬人惟此二人可語耳趙彥殊

近在何處聞已見其文得無與僕昔時所稱異乎要
知如此輩人皆不易得能益求其大者則甚善若止
以已能者爲足則可惜也太學之士與足下善者爲
誰亦有相箴規者否僕近得陳元采書頗有一二語
見教殊喜之不忘足下有所見須以教我僕感之深
亦不敢隱也

望雨久甚茲偶得雨又得陳元采至獲足下所惠書
詩此三事有鉅細其爲喜於僕均也天下學術靡靡
日瀕于壞非大賢異才不足振之僕憂之甚於旱可
望者非足下輩而誰耶才高識明而嚮道篤義如此
斯僕所以喜也能繼是心愈進而不怠則可喜又必
有過於今者將天下同喜之而僕安敢私焉

荅王氏交幣

使至伏辱賜書且有以惠之執事之意則厚矣而僕
則甚不安昔者嘗學諸師而竊聞聖賢之道蓋取與
之際缺君子慎守而不敢越不宜取而取者非義也
不宜與而與者亦非義也士無取於人之缺者有賜
則受之缺者有贈則受之舍是而受則離乎義也離
乎義不得爲君子執事泉布雖足以周人然義不宜
以見賜明達雖足以知人然缺賜接教誨之日淺義

不敢以爲知己而愛於缺苟輒受之是忘義也執事所以過聽而加愛者謂頗知義耳謂知義而忘義豈執事見禮之意乎執事方以義合族義聲播於遠邇因加愛於人焉而違乎義恐非執事所缺居也故敢固辭若以僕嘗有文以美盛德而欲以爲報尤所不宜然也僕昔之有言者政所歸美於義也言出於義也言出於義故人信而無疑使酬以利人將謂飴乎利而有言非惟僕不敢當恐累執事之高義惟執事圖之多缺

答張廷璧

辱寄詩五篇且誘之使決其可否足下之意良厚矣然僕昧陋無識豈足知可否之所在邪意之厚而不答則人將以爲隱答而不能稱見屬之心則人將以爲妄妄過也而隱過之尤也足下吾友也固將有以正吾過試妄言焉而求正之可乎足下之詩刻削森秀爲世俗異味其辭信奇矣苟得此於世俗之士方推譽之不暇而僕安敢言今足下眇然有志乎古凜乎其非世俗之人也倘不以古人之所至者爲準則爲卑足下矣而僕安敢不言蓋古人之道雖不專主乎爲詩而其發之於言未嘗不當乎道是以雅頌之

辭烜赫若日月雄厲若雷霆變化若鬼神涵蓄同覆
載誦其詩也不見其辭而惟見其理不知其言之可
喜而惟覺其味之無窮此其爲奇也不亦大乎而作
之者初非求爲如是之奇也本之乎禮義之充養之
乎情性之正風足以昌其言言足以致其志如斯而
已耳後世之作者較奇麗之辭於毫末自謂超乎形
器之表矣而淺陋浮薄非果能爲奇也稚子刻雪以
爲娛目之具當其前陳非不可喜徐而察之蕩而無
遺尚焉取其爲奇也哉足下之爲奇固非此類然音
近味漓之和平醇厚之韻得非所質之本未甚充而

從事於奇麗之末故邪不本之務而求攻於末是猶
棄木之根而蟠其枝以爲美欲其華澤茂遂弗可得
矣故聖賢君子之文發乎自然成乎無爲不求工奇
而至美自足達而不肆也嚴而不拘也質而不淺也
與而不晦也正而不窒也變而不詭也辯而理澹而
章秩乎其有儀燁乎其不枯而文之奇至矣然聖賢
君子曷嘗容私於其間哉盈而流激而發不求而自
得者也足下於此固已知之矣而出言命意未免有
艱苦澁滯之態者求於言而不求於言之所從出無
惑乎其難也今天下學者靡靡焉惟習之所同潛竊

陽剽無所顧忌以爲能詩不可勝數欲其知所趨向由大路而不失驅馳之節者舍足下莫先焉而僕猶僭有所言多見其妄也雖然不知而妄言僕誠過矣使妄言而偶有益於人豈非好古者之所樂聞乎昔有貴人之子病蠱而求藥於醫醫偶出其妻以毒鼠之藥付之貴人之子服而且泄既而疾良愈自醫者言之其藥信妄矣自愈者言之孰知其妄與否乎僕嘗怪風俗頽巧相師爲伎至於朋友亦以諛悅爲忠近得陳元采書殊有箴教之益切中吾病爲之喜而忘食如吾子所戲粉飾繪畫以爲古人復生令人慚

恨

歸乎庸衆人之域今得元采而

後知之所望

之兄愛也無以爲報

適有近詩十章及勵志詩十章今以寄元采足下幸

一閱之以僕之懷元采

以爲

教而不怪其爲妄發也五詩中哭許士脩詩最

之他詩用韻多有與古人異者行辭有

未妥帖者考之漢魏諸作必自得之此特末失耳苟

得其本當知鄙言果非妄也

與友人論井田

僕向者僭不自量竊傷三代聖人公天下之大典墜

地已久見今國家法立令行寔足以乘勢有爲舉而措之無所難者故著論井田之事可復不疑僕雖不才亦嘗三思之而熟究之非偶爲是夸談也然每患有志者寡無與論講明之者始見吾子行淳貌古心獨慕焉以爲可語斯事故出而示之意吾子異於流俗人今吾子乃不察其道而橫爲異辭以非之謂不可行於今此流俗人之常言僕耳聽之而幾瞶者也吾子安取而陳之哉且人之言曰古法有不可行於今者若井田是也斯言甚惑也古之時席地而食手掬而飲飲血而啗毛衣皮而寢革爲巢爲窟以相居

拍手鼓腹以爲樂此其不得已也固不若後世宮室鍾鼓服食器用之美且適也若此者非惟不可行亦不必行以其非中制也若井田者更三四聖人而始大備酌古今之中盡裁成之理生民之鉅方禮義之所由立也古者之世富庶勝於今風俗美於今上下親洽過於今國之盛強且久過於今曷爲而不可行哉人又言曰禹之洪水桀紂之暴虐人民稀少故田可均夫古之時人民之衆後世莫及井田雖未行而人其端已見矣桀紂之暴非若秦隋之糜爛其民也湯武誅其君而已非若戰國秦漢之際殺人

盈城野民何爲而少哉今天下喪亂之餘不及承平
十分之一故均田之行莫便於此時而吾子乃援王
莽嘗行證之以爲不可益謬矣且王莽之亂非爲井
田也欺漢家之老母而奪其璽稱制於海內海內之
人憤怒思剖其心而食之故因變奮起使莽不行井
田海內亦亂莽亦誅死於井田何有哉吾子又謂漢
唐不行今欲行之難矣尤非知本之論也漢唐不行
者非不可行也未嘗行也漢高祖之世可行也而時
無其人導之唐太宗有志於三代之盛而魏徵之流
未知先後不能輔之以成大業孰謂不可行也流俗

之謂不可行之者以吳越言之山溪險絕而人民稠
也夫山溪之地雖成周之世亦用貢法而豈強欲堙
卑夷高以盡井哉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田通力
趨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意則可矣而江漢以北
平壤千里畫而井之甚易爲力也東海有魚曰鯤身
如丘山動則雷震遊則濤湧橋井之蛙未嘗識也伸
其股而自託曰東海寧大於井乎鯤魚之大孰若吾
股乎今未知天下之故而曰井田不可行者是橋井
之蛙之類也且僕鄙固之意以爲不行井田不足以
行仁義者非虛語也仁義之行貴人得其所今富貴

不同富者之威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鉗小民之財公家有散於小民小民未必得也有取於富家者則小民已代之輸矣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二者皆亂之本也或難僕以爲陳涉韓信非有陶朱之富而豈富者爲亂哉以此論井田踈矣是殆不然井田之行則四海無閑民而又有政令以申之德禮以化之鄉胥里師之教不絕乎耳苛取暴征之法不及乎身何苦而亂乎使陳涉韓信有一廛之宅一區之田不仰於人則且終身爲南畝之民何暇反乎僕故曰井田之廢亂之所生也欲行仁義者必自井田始吾子

欲舍井田而行仁義猶無金而炊也決不得食矣夫不以釜炊雖愚婦知其不可不以井田爲治士大夫安之豈智顧不如愚婦哉抑習俗之移人也俗之降衰日趨而日下特立而不變者惟豪傑之士能之吾子儼然在縉紳之列不務明聖人之道以淑來者而非先王之制甚爲吾子不取也僕訥不善爲辯性頗質又不喜爲媚故直以故告吾子孟子不云乎不直則道不見然則僕亦非過也將以明道也吾子倘有疑於心當以見教僕尚能終其說不宣

與黃希范

教頹俗變以來士君子不復知學術之大全足已而自畫安陋而習惰謙益虛遜之道消而驕慢荒怠之風熾吾兄以敦篤之資濟以英敏之識學足以致其所當知文足以暢其所欲言而能忘已之長而下於少舍已之才而問於愚汲汲然如不及此固于今之所罕見而學道者過人之節也顧僕豈足以承之僕自視資甚陋業甚淺無趨走唯諾之才有朴訥魯鈍之累希世應時之人見而不唾鄙之者鮮矣而將何說以副吾兄之求乎抑乖於時者必有合乎古異於俗者必有同乎道吾兄誠不爲俄頃斯頃之計而有

志乎聖賢之用心則僕竊嘗聞其一二矣焉敢卒讓焉第京府見辟迫趣上道雖欲攄吐蘊蓄而無由千里遣徒贖以束帛而缺然無以報不勝愧怍吾兄少加容察則可以爲報者尚有俟於他日也

谷閩鄉葉教諭

郡守王公至尊示以劉翰林黃伯生所爲詩集序且俾有述焉物之美者無所待於外有待於外者皆持不足之心者也照乘之珠盈尺之璧不幸而真諸泥塗瓦礫之中其光氣之晶瑩朗潔者固在及識者得而有之雖棲之於故篋襲之以敗絮連數十城之價

自若也若夫藉之以良錦韜之以文匱盡飾乎其外而彰其美以示人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矣執事之詩僕雖未獲見而伏讀之然因二君子之言而求之蓋可以無待於外者也苟無待於外雖二君之言已爲過而况復有待於無能之辭乎且古之所謂序云者蓋以明作者之意如詩書篇端皆有小序而復有大序加其首者是也小序或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夫序之作者皆古之聞人然其中得其言而遺其意執其意而失其事往往爲經文之累者亦不爲少則序之無益亦已明矣賢士聞人之爲序猶不

能有益於經况今之爲序者能有益於執事之詩哉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序或同志者指其德業之所至或門人故交發其所蘊而歎惜其遭逢初非有求於人而司馬遷班固揚雄之儔又直自述已意以抒其竒偉之才固未嘗有待於外也唐人之能詩者莫如李白杜甫詩當時無序者自詩李陽冰於其既沒嘗爲作序然其有無不足爲二子輕重而序者反託之以傳惟韓退之偶然一言推尊二子至今人誦退之之文而知李杜之不可及夫執事之詩信美而可傳則不求於人可也或自序其意可也以待後

之是非可信萬世如退之者之一言亦可也何其擾
擾於世俗之求哉且僕少而不專於學長而奔走於
虛譽無暇以學及今粗聞先聖人之道而欲從事焉
其所學既不在乎文而於文復厭棄不省故陋於文
者舉世莫僕若也加之闇昧庸劣無適時之資掛名
庠序食斗祿以活養妻子言不足取信於天下執事
過聽而求之何爲計之䟽也雖然今之儒衣冠者不
爲乏人以文辭自任者麻列于周秦之疆不彼之求
而於拙訥無勢者有望焉執事之心殆非偶然者僕
雖不能言烏敢卒愛於吾言乎哉第執事之詩足以

自信而僕又未之見且劉黃既序之矣是以未能承
命倘未即見絕或以草本相示使得窺賦咏之大端
庶幾可發舒所欲言譬猶故篋敗絮以藉重寶而增
榮則區區之願也太守志行甚美可爲湖學薦紳賀
屬患眼無聊不能一一

荅劉子傳

子傳教授侍史別久獲書甚嘉第所以道譽僕者太
過三誦愧怍不知所謂今天下學者雖少如僕輩者
宜可以千百計何足稱讓而足下云爾哉足下豈以
衆人猥有所褒而然乎抑以年少有志姑與之耶苟

襲衆人失笑之談則自忖未見有下人者苟謂年少
可喜而然則僕常以暴得時名太早爲懼僕皆不敢
承也僕性恬淡不喜時名於道德功烈之名且不敢
居况文章一藝耶是以常閉門不敢出與人交接聞
人相獎許頭面爲之發熱况形之於簡牘耶然足下
非見諛者顧曲愛僕不覺其不然耳昔者楚大夫有
愛玉者見白石即以爲玉非不識玉也蔽於愛故不
自知其不可足下取僕得非楚大夫之玉之類也且
鳳之爲祥自周至今三千餘年無繼者至若前代所
稱皆指野鳥之罕見者非真鳳也其不易出如此今

足下乃以喻僕僕何人而敢居之然有一事不敢不
爲足下言之僕有志於古人之道久矣今之叛道者
莫過於二氏而釋氏尤甚僕私竊憤之以爲儒者未
能如孟韓放言驅斥使不敢橫亦當如古之善守國
者嚴於疆域斥候使敵不能攻劫可也稍有所論述
愚僧見之輒大恨若詈其父母毀訕萬端要之不足
恤也昔見皇甫湜言韓子論佛骨者羣僧切齒罵之
矣韓子名隆位顯猶且如此况僕何能免哉士之行
事當上鑑千載之得失下視來世之是非苟可以利
天下裨教化堅持而不撓必達而後止安可顧一時

之毀譽耶徇一時之毀譽者衆此道之所由衰也然
攻異端如攻病當追求其本魁然鉅夫非自耗其元
氣病何由入之今病已深善養生者當補元氣元氣
既完病即易去耳不然雖日有鍼砭我之元氣愈自
損何能愈耶元氣者斯道是也自朱子歿斯道大壞
彼見吾無人是以致肆當今之世非大賢豪傑不足
振起之苟無其力雖有志何益邪足下以宏博之學
有志乎斯道而居大郡以興教化爲職誠能使千里
之內皆慕而不敢爲邪他郡之人又轉而取法焉居
乎大位者又從而取法焉則斯道之盛可立待矣足

下以爲何如旅中謝客人無可與談者因書有足警
發畧陳固陋

荅許廷慎

往在京師士人從濠上來者多能誦足下歌詩固已
窺見胸中之一二去年在臨海遇林左民張廷璧二
子問足下言行滋詳二子自負爲奇才至說足下輒
弛然自愧以爲莫及也然後益信所窺之不妄近在
王脩德所得所錄文章數篇及手書深欲讀之會僕
家難作未果寓目輒引去重入京師道塗所行千餘
里恒往來于懷及到此獲歲寒事記於友人家覽數

行而大驚喜命意持論卓卓不苟非流俗人所敢望也何足下取於天之厚至是耶斯文世以爲細事然最似爲天所靳惜其賦於人也銖施兩較不肯多與得之稍多者便若爲所記臆時時迫蹙督責不使有斯湏佚樂意此理絕不可曉豈其可重者果在此邪不然何獨忌此而悅彼邪如僕自揣百無所有以粗識數字大爲所困當危憂兢悚時自誓欲以所能歸諸造物甘爲庸人而不可得足下幸安適無所苦而駸駸焉欲挾發竒秘以與造化爭也然其取忌亦大甚矣得微亦蹈其所忌乎僕雖爲斯文喜然竊以爲

非計之得也雖然君子顧於道如何耳寧論利害哉自古竒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足成其學載籍所該大半皆不得意者之辭也然後世卒光明崇大又安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爲無窮之幸而悅之於俄頃者非甚棄之耶此可爲足下道聊以發笑且自解耳左民多稱王微仲之賢恨無由見之適見其弟晃仲亦雅士當是吾輩之秀大不凡也僕侍祖母故來此其詳有所難言

與王微仲

僕於斯道固嘗學之矣而未至也向見足下贈廷璧

序文慊慊然欲以賢者望僕此安敢當哉孔子之門
豪俊士不可勝數顏子獨處其上而莫能先之當時
且若此况二千載後而謂有類之者雖常人知其難
繼而足下歸諸無所肖似之僕其孰肯信之所以久
感足下相待之厚而莫知所答者此也雖然告人以
善者益也譽人而不知其失者惑也僕不佞願爲益
友於足下可乎古謂儼人必於其倫蓋難乎其類也
今謂金與玉爲同則可謂金與石爲同則不可爲其
貴賤之殊也孟子以禹稷顏子爲同道蓋金玉之類
也漢儒以黃憲比顏子是猶石之與金也奚可哉今

足下以顏子與黃憲並稱固非尊顏子矣又以僕比
二子其卑顏子也滋甚僕自度方今世不足儕恒人
而况憲哉又况若顏子者哉而僕焉敢當足下誠有
意乎愛僕願以學顏子之道見教不然徒欲處之於
賢者之末是棄僕也非以德愛人之意也令弟處見
足下所論著天才傑出則可喜矣似乎傷繁未甚瑩
耳然所向慕甚高苟進而不止則足下所稱將自蹈
之矣何必歸諸僕耶

奉俞大有先生

某奉書大有先生尊執事自京師還辱書存問適以

元未及奉答令子來承體候寧佳甚慰甚慰昔人謂無財爲貧愚謂無子乃可謂之貧耳今執事得子嚴便可百無所憂千金不足多也更望勿繫以家事縱之使學俾談者稱執事有良子爲得不既多耶待制公文章不可不傳須與仲縉兄弟言之勸其刻梓傳世亦美事也區區仲冬後上金陵明年回必得往聽清論盡所欲言匆匆不宣

荅林子山

某愚戇而昧於道誦聖賢之言恒惴惴然懼無所聞以爲庸人之歸是雖鄙夫稚子有言尚亦悅而承之

况吾兄之教乎茲辱書展誦徐繹自旦至午不能貫徹大旨甚知吾兄之相待者高相重者至也今天下俗異於古朋友之義惟以過相諛譽爲知愛謬爲恭敬爲盡禮切磨箴規之益蔑然不聞或少施之又飾詞而曲拒無古人從善如流之風此素所駭歎者今兄乃遺書獨賜誨諭是以古道見處矣倘有所疑而不以誠答能不負於心乎故直明之幸無以爲僭夫入之心五性具焉其中雖寂然靜也而不能不與物接及乎既發則七情動矣苟動而中其節如禹之聞過則喜湯武之怒而安民文王之哀箴獨孟子之爲

異端懼堯舜之愛民孔子之有惡而欲仁則何不可
之有惟夫七情之發爲物所蔽則或汨其本然之善
故聖賢立教使人寡慾養心克己以求仁周子後出
又揭而爲圖明太極本然之妙陰陽動靜之理而言
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又著於通書以釋其
意而必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
無靜神也其意以爲聖人未嘗不動但常主於靜苟
靜而無動則物而不通矣欲人在仁義中正主靜靜
應於物耳非欲人強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
物也兄昔云此心一動則人而獸是周子所謂靜而

無動此木石耳心豈能然哉夫人處乎萬事萬物之
間而欲與之俯仰裁天下之變成天下之務欲其不
動不可得也惟仁義中正存乎中雖動猶不動耳苟
此心一動不論當禮與否即謂之禽獸則推之以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豈直靜如木石之謂乎其他衆
說皆不出此兄聰明察理過人遠甚奚獨於是而木
思乎殆陽爲弗知以試其耳某雖不足以知道者然
性命之說嘗聞諸父師矣倘以爲未當而辱教焉以
明乎聖賢之旨則敢不承命

荅胡懷秀才

往年在浙東獲交才俊間其最善者眉山蘇太史平
仲臨海葉刑部夷仲浦陽鄭楷叔度天台林右左民
趙象伯欽陳叔英元采王琦脩德日夕相與周旋論
議倡酬往復沉潛乎天人之奧博觀乎興廢之理追
琢乎行業而浸灌乎文章意氣平洽無所覲慕體不
待梁肉而肥心不待絲竹而暢十餘年來亡落者數
人餘多散處他所然猶時得以書疏相講切當憂而
遇笑方思而暫釋未甚於窮獨也及居山南木石之
與徒猿猿之與儔心欲言而口莫與談足欲行而物
莫與娛諸生講授經義畢輒冥目危坐或取古書緩

讀徐吟間有所得無從告語惟仰觀霄漢默默悟遣
郡府以朝命燕集不可拒往就末座官僚強飲以酒
譁詞盈耳優戲在前未嘗爲之啓齒一笑頗自意無
復追曩者之歡矣去冬之長安見唐愚士爲之欣喜
又於愚士舍見足下文章益覺胸中慰悅然未知足
下之深也今乃辱惠書千餘言陳述反復筆勢流動
上思古人下慨當世偉然有奇丈夫之風自入秦且
三年未曾有一人以文相貺豈意乃得之於足下乎
撫卷熟覽出入懷袖數日不能舍儼若重見往時諸
君而接其聲容也文章於士子最爲末事然非有得

於古聖賢之意者不能世之學者衆矣其用志不專
探索不精聞見不博攻習不久而能得聖賢之意者
無有也是以吾少而好觀人文非止以其文蓋將因
其文而察其所存與之共進於斯道也覽足下之文
於道信有志矣然而屢稱古之文人則是所向慕猶
有所偏也賈生韓退之年三十餘已卓卓然樹立信
如足下之云然使斯二公者得聞聖人之道而進於
曾冉之列則其賢當何如哉僕鄙陋自度不足班古
人而年長來閉口不復及天下事於政教舉措得失
漫不復解而篤信六經有所爲也以之爲權衡有所

疑也以之爲著龜惟愚不足達世之機變甘以鈍拙
自守人見其如此亦多竊笑之又素伉直不耐與富
貴人仰俯有勢位者或欲招致聞其不善諂屈亦往
往不合欲如賈生之亟談世事固不能如韓子之汲
汲於得位尤不暇也而足下乃以賈韓相擬烏可當
哉然賈生之勸漢文以寬大韓子之酷排異教尊孔
孟竊有志焉使天或將康斯人明斯道他日倘萬一
有成未可知也而不敢望也凡人當少壯時志意才
氣百倍及年益增力益衰則沮謝墮獲有悔往歎今
之心如賈之長沙韓之潮陽其英銳之姿亦少減矣

聖人大賢志氣隨日以強德業與時而加故有進而無衰既老而彌明僕之得乎天者未可知已之可勉者則猶有可進之地安知果不若足下之所期哉僕今三十六固爲未衰足下少三歲使三歲之中日有所得其於追僕而出其前猶騁駛蒲梢而逐伏櫪之駑馬特易易耳所願者先乎道而後乎文脩飭其身心而無預蘄乎聲譽則僕之所見將有大過於今者矣喜慰其可量邪比懶作書尤不敢論古人於足下有言不能默默然世俗之難言也久矣足下其勿以示人恐衆人之竊笑也

荅王秀才

前辱見臨且徵僕文以觀僕嘗閱世人不務學道而喜言文故有所論述耻爲人出之以吾子不憚重山鉅海來造吾廬意氣願欵非世俗輩可及特出舊作以荅雅意且冀指列其疵失以相發明今乃惠書猥有所稱美而以學文之說爲問僕豈能文者邪何吾子問之異也今天下雖乏奇才異能之士操筆執牘自負以爲文人者不可勝計吾子有問焉彼將有以告吾子不彼之即而此之求所謂學稼於工求魚於獵者也使效其所得豈足副見問之意乎雖然世俗

卷之十一
之文僕雖未之學若古人之文僕嘗學之矣試爲吾
子言其所知凡文之爲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道以
淑斯民政以養斯民民非養不能群居以生非教不
能別於衆物故聖人者出作爲禮樂教化刑罰以治
之脩其五倫六紀天衷人極以正之而一寓之於文
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心見於詩書易禮春秋之文
者皆以文乎此而已舍此以爲文者聖賢無之後世
務焉其弊始於晉宋齊梁之間盛於唐甚於宋流至
於今未知其所止也唐之士最以文爲法於後世者
惟韓退之而退之之文言聖人之道者舍原道無稱

焉言先王之政而得其要者求其片簡之記無有焉
舉唐人之不及退之者可知也舉後世之不及唐者
又可知也漢儒之文有益於世得聖人之意者惟董
仲舒賈誼攻乎靡綺麗之辭不根據於道理者莫陋
於司馬相如退之屢稱古之聖賢文章之盛相如必
在其中而董賈不一與焉其去取之謬如此而不識
其何說也苟以其文未粹耶則艱險之元結能諧之
李觀且在所取矣如之何其去二子也苟以其所述
者王霸之道不敢列之於文人之後邪則孔子孟子
固與荀卿屈原李斯並稱矣安在其能尊二子也退

之以知道自居而於董賈獨抑之相如獨進之則其所知者果何道乎然相如雖陋其辭賦猶皆有爲而作非虛語也近世則不然一室之微號之以美名輒從而文之視其名紛然雜出皆古之所未聞考其辭輕俳巧薄皆古人之所未有而求者以是望於人作者以是夸於時似有所爲使相如之奴隸見之且將棄去而今之士莫知其爲非此又退之之時所無有者也僕竊悲其陋故斷自漢以下至宋取文之關乎道德政教者爲書謂之文統使學者習焉違乎此者雖工不錄近乎此者雖質不遺庶幾人人得見古人文章之正不眩惑於佹常可喜之論祛千載之積蠹爲六經之羽翼作仁義之氣擯浮華之習以自進於聖人俾世俗易心改日以勉其遠且大者窮居少暇未有所成吾子誠有志乎古人之文則願勿溺於世俗勿爲一時毀譽所變勿以道德爲虛器勿以政教爲空言則文可得而學矣不然則世之能文者孰不可問僕之昧昧豈足副所求邪

荅錢羅二秀才

二君足下某年少謬招士大夫口舌騰譽心甚不喜得二兄書大有所稱儼滋不欲當苟遂默受恐鄙陋

之指不足以曉左右故不免復有所云古之言禮者曰儼人必於其倫若南宮适以禹稷儼孔子孟子以子思比曾子皆絜功量德名與情稱而無疑者也或肆然而謬稱之是猶子禽以子貢比孔子揚雄以韋玄成比顏淵司馬君實以揚雄比孟子陸希

愈不見信於當時則取譏於後世其不可較然也然之數子者雖不足儼聖賢而其聲光之著於天下猶鈞之於石尋之於常非猶山阜之於蟻蛭河渭之於溝澮也儼之一不當且若是况某何如者而以儼李翱蘇軾曾鞏以下七八君子奚爲其可哉

指鈞而謂人曰此石也指尋而謂人曰此常也驟而聞之疑者尚少也指蟻蛭曰此山阜也指溝澮曰此河渭也不駭以爲過言則笑以爲無目人矣彼七八君子者皆博特而雄達才高而文炳使其身不託於名人位不顯於當世猶有以聞於世而傳於後也况又得人焉而依之其卒能有立也豈不宜哉若某者才能不及其百之一恣意放言不善刻削任理所之欲書即上未嘗專攻于是望以之而立名豈能追作者之體要而庶幾乎古之人哉而二兄乃云然竊恐識者以爲過言矣然世俗可與語古不可與語今自

昔而然孟子大賢淳于髡且詆之揚雄韓愈皆傑然
儒者當世談笑之此皆士之所不能免者也今某無
古人之實而過得特譽豈今之俗異於昔哉何其不
宜然而然也所貴乎美俗者以其毀譽公而是非當
也宜然而不然者非也不宜然而然者亦非也二兄
以英敏之資抗然以直道自許而過於譽也如此豈
固有說乎抑期其至於此乎如期其至於此尤不敢
處也世之稱七八君子者以文某於文雖嘗學焉然
志不好也少之時學作文自度其不可竊獨慕乎聖
賢之道以爲斯道非文則無以傳故又於文發之既

而復以道之不至者不足以言文故嘗用心於三代
秦漢之書考其氣運之高下參其言語之醇疵以觀
其世之盛衰得失要其歸於道與否而準繩之以聖
賢之規矩蓋將習之以冀其熟焉行之以望其至焉
考之於身以見其成施之於世以驗其功服之於身
而傳之乎來世上以不愧乎天中以不作於心下以
有益於人而後止此其之志也若二兄之所譽而儼
者非其之敢望也二兄其謂誠然否乎急於自釋不
覺流於狂僭二兄亮之所須二文在沈君處已久想
已得也

與俞教諭

某以祖母喪伏處聖室將命者至喻以行人蔣君之指致執事之意俾之爲文及視其卷獲悉蔣君家世之盛才志之美且有尊祖反始之心使平居無事雖微執事之屬固願有以贊之今也不幸甫遭大故膺鬲摧裂神識荒迷言語動息不復自比於人雖欲強文其言而文奚從生且蔣君之不鄙而有取於區區之文者非果以其能文也蓋以粗習聖賢之禮而不背乎倫紀焉耳方在衰經之中苟使越禮忘哀飾琢辭說以媚夫人則人人將棄之矣而君何取焉雖然

蔣君仕乎朝廷車轍之迹交乎四方今之還也必有時而重至斯境他日倘重至乎斯某或終喪釋服當奉蕪陋之文請見于門下惟執事善爲我謝焉

荅俞敬德二首

前辱書千餘言愛僕何厚也望僕何尊也而自處則又何謙也足下僕所敬自處以謙而遺之厚且尊此宜在所欲荅而未果者非不欲荅不知所以荅也僕於人不能翕然合亦不能判然離有問而對有呼而諾非吾類弗面也雖面弗語也是以人喜僕者恒少見憎者恒多足下不惟喜之又過愛之不徒愛之又

過尊之是宜有取於僕也然尋繹足下之言而有取於僕者皆僕之所不取者也足下獨何為耶自聖賢云天下不幸離為三四致義理者得其體為事功者得其用文辭特其微者耳而致缺極為尚不可數况其巨者乎僕竊不量其身之無似欲取聖賢而師之上將以不失天之所與次將以推其所與于斯人而患乎未能也足不之所見以為善而取之者寧在此耶如取其微則今之名家者不為鮮矣僕不足以累足下足下誠有幸於

之矣繼此有

問其烏敢默耶多誤

某鄙樸慙訥言行不能及古人器識不足以達時務然守其愚孑然莫與徒望望然高顧遐視而不合于時此固流俗之所笑且訕士君子之所不敢自是者也今足下猥加禮貌枉書賜問其熟察書中之言意欲望之以聖賢之道慙懃甚至某矣雖少然握筆伸紙工為文辭

好豐順長髭言如轉丸步

為當世所喜者不可學彼皆自以

為出羣之才經世之具使聖賢可至則斯人是已而足下顧以歸諸某奚可哉自他人而言且不敢居况

夫足下秉深達之識謹直之論可否於殿陛間其志
信古忠正之士懇懇焉以愛君報國爲心者自宜藐
視一世不入眼睫而有取於某此某之所未解也足
下苟取其文乎則華言而少實者古多有矣未足以
信某之爲人苟取其貌乎自孔子不能無失宰予况
於某哉雖然足下殆取其志也取其志則其嘗妄有
不遜之論矣其六七歲時初入學讀書見書冊中載
聖賢名字或聖賢良相將形貌即有願學之心每竊
寸紙署與同輩諸而指麾之父兄雖
加呵禁不止也既而年十歲餘漸省事見

仕宦者不足道以爲聖賢之學可以自立外至者不
足爲吾輕重也遂有慕乎道德之心又四五年侍先
人北遊濟上歷鄒魯之故墟覽周公孔子廟宅求七
十子之遺跡問陋巷舞雩所在潛心靜慮驗其所得
慨歎以爲彼七十子者縱顏閔未可幾及其餘若樊
遲冉求輩使學之同時豈皆讓之乎但今世無聖人
出不得所依歸故不若爾迨今又五六年閱理滋多
約心愈久始知古人未易卒至蓋其信道之心篤自
治之法嚴故其所成近求之無遺行實用之有成功
非近代虛名者比也某誠信其然故不自放於俗每

與傷今崇古之思積之既多發爲言語道政事必曰
伊尹周公論道德必曰孔孟顏閔寢而思者此數君
子也坐而誦者此數君子也用心一入於此猶恐流
於過高如古狂人而不適於用是以深自制抑若中
無絲毫學者見庸衆人猶且畏而却避之况大賢魁
儒如曾子子思孟子百千載而特立者焉敢覲其萬
一哉足下乃以其爲可庶幾而至此言一出惟恐流
俗將以笑某者笑足下矣然足下無或恠其笑也孟
子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之識屈原曰非俊疑傑
庸態然也近有人聞某狂言輒頓足撫掌如聞恠聲

且欲來矚形貌果類古人否所親者以告某笑應之
曰形貌與今人不異但心似古人耳所親者亦大笑
要之此事不必與流俗爭但汲汲力求千載以上之
人爲師以俟諸百世之下知不知不暇問也聞有無
識者見足下應召爭論輒笑足下爲愚此殆與見輩
之見無異聖天子下詔達郡縣有志者上疏以論天
下利病唐宋以來常有之但今人不見便以爲恠此
可歎也有志者行事當洞達如日月所持既定以此
而始以此而終以此而富貴以此而貧賤憂喜禍福
付之於天何必較哉某頗有見於此故對衆人不敢

發齒如痴人然又恐虛名無立久不敢與人往復感
足下之愛且知受書沉思有觸於中不能自遏聊攄
意一言五經之說實領至誨雪甚不可出餘候相見
盡談

荅俞景文

惠書以先夫人遺德未傳於世而以銘文見屬辭氣
懇惻厚甚此固孝子仁人不忍死其親之美意然其
之言豈足傳信後世哉古之傳世者雖不可勝舉而
其大較皆豪傑之士道德充溢于中事功見于當時
爲天下所仰服故其餘言緒論之所及無意於傳而

後世自傳之以其抑揚予奪爲人之賢否輕重有獲
著其名於文章之籍者輒相夸賀以爲榮耀至於子
孫猶倚藉爲口實此皆以其人誠有可傳而然非特
以其文也如范希文韓忠獻公程伯淳諸子其文辭
固與人等耳後世傳而誦之而凡爲其所稱者因以
炳著章明於天下豈非以其人之賢故耶使徒有文
章而大者或不足若柳子厚劉禹錫及王介甫輩其
身且不免爲世所詆議其所稱引贊譽之人欲望世
人之盡信不亦難乎故善爲親圖者不在乎得可傳
之文而在乎可傳之人其人傳文雖未至無害乎其

傳也其文美矣而其人不能掩焉縱美而不傳雖傳而不信祇足病其親夫奚補哉今足下慮親之名未著而欲傳之苟以其文則其非能文者苟以其人則其之無能別於衆人也審矣而望其信於今垂於後世何爲計之過而求聞之踈乎且世之風俗漓薄視今之文未論其工拙先舒紙尾覽官位爵秩故求文章者必於穹位隆爵之人幸而得假其名輒拜受以去不復問其中作何語蓋習使然也足下不於彼焉求而以某使誠美可傳亦將爲人所輕訛異世俗之信且不能致而何望後世之傳乎使後世之人好尚與

人異某他日於道或有所成文或有傳未可知也使亦類今人之爲見其素賤士其身且不能自傳而安能傳乎人耶雖然以位而傳者猶器以丹漆而美也杞梓之器固有待於丹漆之飾其飾既亡而其美亦亡矣若夫金玉之器則不然其美天美也其貴天貴也人欲丹漆之且無所施而况有待於飾乎足下行義文學爲士子師於人不妄有所取而獨有取於某意者其相求於丹漆之外也歟此之謂以古人之道見處而非汲汲於流俗之信也然則某亦安敢猥謂見棄於流俗而不勉乎銘墓之文謹如足下之命其

可傳耶其無足傳耶其信于今邪其傳之後世而信邪足下有以取之其必有以識之矣其何敢知焉

谷俞子嚴二首

僕始者知吾兄能文未知吾兄之心今得吾兄書乃知吾兄之心果能稱其才也自宋亡以來八九十年風俗變壞延至於今日以滋加天下同然一律而異於心心異於口諂諛以相容詭詐以相愚不知古人之道何用於今世也又不知古人猶在視今世爲何如也每深居沉念輒用慨歎曷爲而見古人之遺風乎今吾子乃能數僕之過言而規正之嗟乎美矣吾

子之心何其似古人也僕始爲此言誠苦於行役而云未知其過及吾兄言之乃知其不能無過也夫一言之失未甚也吾子已不匿於心而規之使僕之過有甚於一言者吾子其能默乎僕嘗患無從知己之失而陷於至愚今乃有望於吾子矣且吾兄在布衣中不忍欺其友已如此使有位於朝廷食人之祿其肯詭隨而爲諛說以負其君乎使爲人臣者皆不負其君欲俗之不美得乎然則因吾子之言而稱之爲似古人未爲過也雖然古人之道非但如此而已也吾子其益務爲學而充乎其言有見於僕之失則望

以爲僕告也雖不得友乎古人其尚何憾哉

秋初辱以文見示微察吾兄意氣愿欵似非流俗之相給誑者故畧據意可否無所闕惜此朋友之義當然耳乃承惠書稱僕淳篤聰明不自高大褒揚過實非所敢當又以僕知道最早而欲相師此尤非所敢聞也僕氣質至愚於世事皆不曉達自少惟嗜讀書年十餘歲輒日坐一室不出門戶當理趣會心神融意暢雖戶外鍾鼓鳴而風雨作不復覺也家苦兵藏書散軼無異書可覽又性鈍劣不善記憶所讀書曠月彌年即忘不省加以踈率措慮不密於書惟取其

道理大意所在不復檢顧細微凡禮樂名物天官地理兵法釋老之籍皆不能存其端緒習靜既久不能效時俗往復語言文飾之事不復能爲肩羔膝卑聲詭笑曲身俯首稱誦人美而求其喜悅居則直情任意簡默而已是以士君子見僕多不相合或哂僕爲愚或詆僕爲傲彼要非相知者亦僕之鄙有以致之也今吾兄不特不哂而詆之又從而禮下之至欲屈已相師一何意見之遠甚哉僕自度固非全愚亦非敢傲然謂之聞道則亦未也僕幼有志於道視顏閔輩所至以爲可勉而及於聖人之言未嘗不思之於

心而試之於身器識頑薄未見有過人者何足爲吾
兄師耶苟謂友道在乎相教誨則猶庶幾耳蓋聖人
之大者上莫過於堯舜禹湯文武下莫加於周公孔
子而此八聖人之言行文章具在六經故後之學聖
人者舍六經無以爲也世之學者莫不學六經然不
知所以爲學夫醫士之讀素問難經將取以治病也
苟不達其意雖日誦之何益六經者亦學者之素問
難經所以脩身治人之書也今人誦之而不解其旨
與不誦何異哉故多誦而不思不如少誦而思之爲
愈也思而不行不如不思而行之爲愈也人苟能發

明六經者大之於天下國家小之於善一已直易易
耳况文詞乎吾兄謂於心無所得而爲文未能盡所
欲言經不熟之過也苟熟乎六經則於道無所疑道
明則於天下之事無難言者何憂學之不成乎然僕
觀乎世之人皆不能無憂而所憂止乎服不得華食
不得豐祿位不得崇至於以學不逮古爲憂如吾兄
者誠不多見也吾兄思僕之言尚少進焉苟所憂不
已則樂自至矣人還索書屬有客不能多及

與友人

僕怠於爲學而闇於聞道所能者非古人之所急而

所守者非流俗之所趨是以上無以合乎聖賢次而無以宜於當世固君子之所棄遺而褻然衣冠造吾門舉所疑以相質意蓋望其相啓發者是何所聞之過而求益之踈乎欲遜而不荅則處賤也不敢拂盛意勉強有言則理之曲折非言所能周疑之深固非言之所能釋又素拙訥無所通解縱言之而恐其難合也雖然足下欲聞者此理非求合一時之器試嘗言之而足下聽之可乎夫聖賢之言非一端也其言未嘗同其要未嘗不同其意未嘗同其理未始不同譬之五穀味不必同而同於可食江河水不必同而

同於可飲意之所主或異則言亦從之學者不必強而同之惟能識其意則理之從衡順逆鉅細顯微咸可推而得矣中庸以智仁勇爲三達德此言爲學之事以三者爲先非勇不足以進道故以勇繼仁智謂之達德云者明其非隱僻恠誕不合中庸之行也若五常之德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乃其得於天而脩於己者言性之本體則不待言勇而勇固在其中矣今足下乃合二者而槩視之謂勇既出於五常之外中庸不宜以爲達德斷然疑之而不釋豈非泥其言而不探其意之過哉論性不必言勇猶盡性不必

言禮義信之比也言仁而不及禮義與信豈以三者爲不美哉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守此者也則三者不俟外求而至者也何獨至於勇而疑之乎且中庸之書首言中庸之不可能而以舜之知顏子之仁子路之勇實之蓋中庸雖不可能然苟得知者能察兩端而執其中仁者能服膺乎善而弗失勇者能強毅自立而不回奚難能之有則勇者雖不係乎五常而五常資勇而後盡豈出於五性之外而不可謂之達德乎聖人嘗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並言矣嘗以好仁好智好

勇好剛好信並言矣此數者亦曷嘗在五常之目哉聖人發之則爲至理何可以詳畧多寡較也故繇意而考言則天下無廢言考言而遺意則天下無至論學聖人者亦學其意而已足下苟求其辭以爲異則孰非可異者何爲擾擾焉發衆異於胸中而不究其所同哉然今之士學不謀道蓋久平居不復有相講說滋益之習獨竒自可乎疑有其所聞以爲賢者皆是也足下乃欲不自放雖不足疑之理不足問之人猶懇篤若此使果有卓然君子立於世寧有耻而不求其道者乎僕用是而知二三子之志矣語有之曰

告我以過者吾之師也繼茲以往幸無隱於我如僕之愚尚將有聞焉况足下輩耶

荅金景文

去年蒙賜書以先夫人墓銘爲屬私念執事學行爲人師文章恢恢乎有作者風所交多名士不鄙而有取於不腆之言其言似非偶然者嘗撰銘附上且求指摘蕪謬處見示迄今不聞一言相有於僕將附者不達抑恐僕不能改故掩護其闕而不言耶古道廢壞朋友務以虛辭相諛悅不少欲規切其過輒自疑又恐觸人面談背議腹毀卒不敢發言此最大弊也

僕獨學宜加懍懍而以弗獲聞已過爲懼幸有誹詆以爲不肖人則大喜之有刺譏文章疵病者則小喜之其意固出於見厚豈不喜哉執事篤古好道所存必與時俗人異趣恐尚以衆人處僕而不敢言故復云耳繼今苟有聞望無隱也吾郡聞人三百年來如黃巖杜清獻公鄱邑葉信公學術事業著于國史其餘卓卓者數十人類非近世之士所及至於僕輩而言學於諸公之前真可耻矣其敢向人說自以爲是乎凡今之稱引才藝以夸世俗者皆可耻者也然古事日遠後生無從知之流俗卑陋而莫之悟亦其所

也僕近者嘗欲爲一書紀載前人行業使隱沒微晦之跡昭然布聞耀人耳目以爲州閭法式事在國史者已錄得數卷而不幸棄遺於太史者甚衆欲求其子孫而耆老淪亡無所考質每竊愧歎夫人勸一世之力以成其身顯名譽於當世蓋選千萬而二三者也生乎其後者不能爲之發明以表揭其志義顧乃使之與庸夫恒人同於泯滅不亦違天道而負公義乎僕文采雖不足取然爲是而懼不自知其果不可也執筆憤悱旁求博討卒未有得執事年高而多聞於嘉言舊事必能記憶幸詳數以教我府學赤城志

并望見借當令人抄錄送還羅先生適縣志不載其行惟云事見鄒諫議浩送董遵逸序及州學三先生祠記及秦少游所作生祠記少游文已得之三先生祠記學中必有煩令善書者錄示僕觀古豪傑之士居乎位必有益乎位居乎鄉必有益乎鄉如使因循乎衆人之中於事無所補則與衆人奚擇焉自京師歸又五年矣於聖賢之道未能有絲毫之補固已獲罪於君子矣欲成小書以贖前過執事以爲可乎當今文學之士莫不砥礪才器以赴事功或聞此舉大笑其迂也非執事知我安所發吾言耶

谷林嘉猷

昔在鄉閭嗜學之士妄見推讓挾策而遊吾門者無
虛席焉尤以得吾子與鄭叔貞爲喜及以朝命來教
山南士子衆多旦夕不少暇夙昔百事遺忘殆盡吾
子與叔貞之容聲言笑時往來乎吾懷居二年吾子
果來叔貞亦至於是彌一歲矣吾倡也而有和吾語
也而有答吾疑也而或悟之吾憂也而或釋之吾喜
怒之失中言行之違宜二子未嘗不有以匡我也豈
特二子獲遂卒業于吾而喜哉吾所以離親去鄉食
釜庾之祿于數千里之外而弗戚戚以思仁仁以慙

以得吾子故也邇者私歎吾子學業之進而怪其未
嘗少言已志以爲豈誘掖之不至歟今乃忽辱長書
浩乎其爲辭充乎其爲氣推而求其志意所存可謂
卓乎絕出者也聖賢學術不傳久矣學者卑陋不復
知周公孔子之大方因陳襲腐自珍自詭少或有志
斯事謹願者篤於守而不知推乎性命之原達乎政
教之統踈俊者銳於言而不知本乎倫理之常踐乎
禮義之實故顯而在位則不足以淑世約而在野則
不足以淑人風俗日偷而治功難成禮樂淪壞而刑
罰不措非以斯道不明故耶吾謬不自量其無能竊

獨耻之而有志焉以智識之弗弘才氣之弗勇世故
縻之于外而疾疢灾患糾纏之於内是以年日長而
業不增空名日聞而德行益乖每覽古之大賢君子
蹈道立德無所可悔者未嘗不自責且深悲也當一
念之攻乎心以為世苟有同志者吾必求而與之偕
何幸吾子之所進乃能副吾之所望乎世人不能有
見於斯道者非狂則惑耳狂則足已自放而不肯務
學惑則賤已自畫而不敢為學苟去是二患學之終
身而不倦以止不盈以肆烏有無聞者哉吾子之所
云幾矣所以自期者是矣世俗無以踰子之志矣然

必曰必為卿相諫官御史而後可以行志則非也以
人不知已從學事師為當然而惡其譏病且亟與之
辯亦非也君子之為學事道而已道誠得也表世式
民之具在是也尊主康國之術在是也傳後立教之
本在是也世有知己者舉而授之大位斯道得行天
下之福也而吾何加焉世無知己者委之畎畝蓬蒿
之中斯道不獲大行天下之無福也而吾何損焉故
吾身之未為聖賢君子也是吾之所當憂而所當自
望者也雖言之無傷也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古
之人有言之者顏子是也吾身之未為公卿大夫豈

吾之所當憂而自望哉雖無言可也言之則爲慕乎外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孔子固戒之矣然則吾子之以道自期者吾之所望也以位自期者非吾之所望也當孔子之時公侯卿大夫何限顏子不得升斗之祿身不得暫立乎朝吾子以顏子爲得志乎以富貴于當時者爲得志乎以吾子之篤厚明敏固已無疑乎此所以云云者殆必有激而然耶流俗之疑多生於所希見天下不識從師學道之事蓋久彼見吾子二人者東書別家陵重山沂大川涉乎蛟鼉之淵寢乎虎豹之林而從迂拙無勢力者遊彼固不知吾子

之心也宜其以吾子爲隱者也使子而從今世之顯人出政令擅權寵赫然爲人所畏服夸美者而學焉則人必無是言矣吾之跡類乎隱者而世遂謂子爲隱甚矣所從之不可不慎也雖然吾子何辯焉君子審乎在己者而已矣使吾與吾子學乎古者皆獨善自私之術而謂之忘世則彼之言當矣今吾與吾子非堯舜周孔之言弗存非脩己淑人之事弗爲非推之四海而準垂之萬世而信者無以措吾思也而謂吾子爲隱其可乎其不可乎彼庸人者不知之君子必知之今之君子未知之後之君子必有知之者而

吾子奚遽鬱鬱於是乎賢否本乎學而係乎已貴賤
毀譽稟乎命而在乎人在已者吾脩焉在人者吾聽
之吾子無以鬱鬱爲也嗟夫天之生斯人其必有以
處斯人使賢者生而以衆人處之不如不生賢之爲
愈也天之愛民亦甚矣賢者之澤不遇於世亦久矣
吾子其勉焉擴聖賢之道以善其身近之爲及物之
政遠之爲傳後之書不能俱全亦可以一得吾自度
無補於世幸而見遊吾門者之有成其喜豈特什百
于今哉叔貞好學吾愛且望之不減吾子其以吾言
爲然否也書辭皆佳餘無所容吾言特以孟子相儼
之說未善不敢受而有也能更之乃可爾

與陳敬齋

某往歲嘗獲與進遂以拙稿就正焉荷先生不鄙夷
之重以規戒之辭德至渥也於心終不忘章末曰子
將以予所言者爲戒以所策者自勵尚堅所守而懋
學哉立志於至義之源行身乎大方之途沉潛游咏
於詩書六藝之文便自得於心而形諸事業其勉予
也不淺其蘄予也不薄矣每一誦此未嘗不肅容歛
衽戚戚然動於中而歎曰先生之能以古道相箴也
如是先生之好古也篤矣其非求聞於人而能自樹

者乎又非能推錫類之心以惠夫人而不忍獨善者乎用心良厚矣及見所遺彥德書則若有尤怨悲憤而未嘗釋然于竒孤不偶之歎者何則僕雖不敏嘗奉教於嚴君聞君子之於學將有以擴充吾良知良能而復吾本然之量非由外鑠我也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故將舉世非之而不加懼舉世譽之而不加喜無他好譽人者豈必我知好毀人者又何足瑕疵我哉視彼蔑然者誠不足以塵吾抱佛吾思也若是室廬空虛而吉祥至止取之左右逢其源矣吁文所以載道也固當求其工不工不宜慮夫人知不知

也信工矣質諸古人而無疑不利乎求庸何傷人苟不知吾奚歎吾將鉗吾喙而已耳使世無揚子雲亦甘夫覆餗詭耳大冶之鳴金識者未必以我爲妖也今有人焉談袞冕絺綌之美于布素之士詫易牙之味于藜藿脫粟之人不惟藐然其聽必將絕然而怒譁然而駭矣否則反訾之而目爲妄人也雖然日月不以薄蝕廢其明江河不以旱澇爲盈縮篙師不以風濤之險舍其操舟農夫不以歲歉而輟其耕菊芳乎秋松栢秀乎冬各適其所奚可以時之不偶而歎吾素志哉先生之愛僕也不稔烏敢以是言進嗟夫

人以國士遇我我當以國士報之惟高明者亮焉所願爲斯文盟主幸甚

與樓希仁

得西行書勝接面談遠甚信乎足下之辨于辭也文章雖小事人謂之能言僕初不知識及出道歷吳楚至齊魯與梁趙秦晉之人交聞人談論能言者聲和而音雅詞切而義明理約而不亂端多而不複聽之使人洒然不倦不能言者終日口吃吃不能達意雜亂滯澁如酥夢中語或故以蠻音俚說嘲哦噢噫使人意悶不樂然後悟文之美惡正類此讀司馬遷史

記終日數卷不倦及覽褚小孫日者龜策等傳未終紙已欲棄去文豈易爲耶詞之美惡人之好惡繫焉人之好惡世之傳否繫焉而人以易爲之甚可笑也近見他人文數篇讀之漫不成句得其句意不能屬得其意辭不能馴正與楚粵間人僻處山谷不入中國者與之言缺果何人耶足下之文譬如趙人與梁人語聲音已不大相遠雖時或失口尚有趙音然終是能言者非吃吃不暢者比也然僕有一說能言與否固爲人之好惡又在審乎所言者何事韓非商鞅書正無與比然所言皆刑罰督責之術君子羞聽之

揚雄文中子書雖擬古人不甚暢而所言多近道世
猶有取焉豈非能言爲難而合乎道者尤難也耶僕
固楚粵語者然頗嘗與中國人談喜足下相知聊一
出口足下幸無笑其訥且戇也

與盧編脩希魯

三月中嘗於河南鄭大叅處留書煩其寄達既即扶
疾與二兒裹瘡登車四月七日至長安又半月至寶
鷄由寶雞渡渭始入山歷棧道凡十日以閏月一日
抵漢中離家至此一百二十四日水陸幾七千里蒙
被國恩例得舟車與妻子輩幸免徒步之勞途中過

虎牢嶠函潼關之壯瞻華嶽終南太白之秀觀周秦
之故都吊賢君哲士之陵墓循漢祖就國之故道追
惟一時俊傑奇謀雄烈令人慨然而思惻然而感忘
乎所經之險所之之遠也第恨病餘才思拙澁不能
悉見諸詠歌以發胸中之所蘊以是慚負古人耳初
八日始到任山郡荒陋士人絕少生徒數十人聰明
者不一二見又老師儒五經亦無全者昧爽至昏黑
曉曉從事授書改課程僅如村學會蒙童師如此而
望道德之脩學業之增其可致耶以是恒自愧恐益
無所聞知以副當世期待之意報聖主知遇之恩每

一念及心腸爲熱流汗沾衣不知故人親友亦有爲
吾慮此者乎水土暴惡男女有年三四十不能行步
者大瘦垂靡項間十人而伍初見大駭以爲怪物學
徒中亦多有之見之令人畏避恐久居此將亦不免
是病又頻年水灾米與百物皆踴貴在此者八口方
謀耕舍傍隙地種蔬菜與諸生糲飯談聖賢自脩治
人之道痛以禮義自繩約既率已之頑惰又以化頑
惰者使之知操身行世之大方孝親忠君之大節他
日或有分寸之善及乎人庶可少塞無能之萬一但
省事者寡言之雖切莫爲受之文辭更無可語者欲

舉鄉里士人作訓導臨紙自笑孰肯輕千里而相從
於寂寞之際乎因復不果向時指授數人頗識端緒
今復棄之而來譬如農夫棄美地而耕瘠土耕者勞
而美地失其利然不敢怠不敢厭庶幾歲晚有金庾
之獲少時志意無窮及今寥落未見所成毛髮已有
變白氣力羸倦無復壯夫之態重以旅寓乖離之思
亂其心俯仰應接之勞疲其體其不足至手君子之
域也可知矣吾兄與文昭左民輩幸以古人自勉以
利時及物爲己任俾孤陋者有所企效而取法焉此
則區區之私願也四川請考秋試使者坐待幾兩月

必欲俱行勢不可止殊悶悶無聊偶見便人畧報一

與陳用中

吾與足下同閭里而始不相知或謂足下好學善記憶但習於俚俗謔語未磨礪以世務禮節耳吾以爲時俗驚利者多知慕學而好古者難得因與相見久之遂辟置家塾俾訓子弟蓋欲引足下於道德之塗進乎善而去乎非僻也一二年果大異夙昔文辭亦蔚然可觀閭里皆以爲然凡遊吾門者莫不樂稱焉及予以朝命教授漢中奔走四方徵召大懼無以誨

學者因思足下交游久學問有師法勝荒陋鄙儒不知句讀者遠甚欲以文書請爲訓導職或又謂足下好謔不變且不閑飭威儀辭令恐無以取適於上下吾又以爲足下當自能改勵以進乎君子不可以小疵棄也遂舉而不疑已而足下果來而趙君希顏亦自蜀至同爲斯職吾復奉命之蜀及數月而還言者多說足下遺闕甚者謂好夸伐多忌媚酒後發狂以言語侵人予竊駭焉默存諸心未敢形於言也姑時以古人事譬說冀能悔悟遷善及予將之京師足下忽使酒發惡言與希顏悖且自諉甘爲小人而不辭

吾於是爲之大駭行數百里猶驚歎不能釋且自悲予德薄言行無可則以至於斯也凡人之當爲君子而不可爲小人雖童昏無識里巷蚩蚩之氓亦知其宜然蓋有願爲君子而操守不力不幸陷於小人者矣未有願爲小人而能不爲小人之歸者也使足下在鄉黨爲小人不遇禍一身耳今儼然衣冠爲大郡師食天子廩祿教士子數十輩不思自激昂悔過正已以率衆而曰我甘爲小人則此數十輩者何所師法而爲君子耶足下一爲小人而使此數十輩皆陷溺焉不亦可悲哉此吾所以駭且歎也且吾數千里

相招者以君子望足下也足下不遠數千里而來者吾意其非爲升斗之祿也非以一訓導之名可以榮身與家也蓋亦欲學所未能進所未知以求爲君子云爾今而不自檢飭肆口放言以侮老成詈同列悻悻恍恍自矢爲小人足下豈端爲小人而走數千里爲一訓導哉人心之深微隱密者不易測識而其大畧亦易見言溫而有理與人交恭遜而下人不妄不詐不苟取不苟訾好學不倦不自夸伐吾雖未能必其爲君子而必君子之徒也垂戾而好忿疾自以爲才伐已而侮人言無可愛行無可喜陰詭僻違使人

惡見而厭視雖未必其爲小人而必小人之徒也審斯二者則足下所趨之塗可知矣夫人不亟悟亟改而復褰裳疾趨以小人爲的而復自以爲是譬猶李赤之遭廁鬼面已陷不潔矣而後諱人之言以圍溷爲鈞天帝居吾恐其終不免爲小人也雖然天下學者亦衆矣求如足下之燭義理善記誦於學多所通解豈可多致哉吾安知其遂不改而真爲小人之歸也使遽以小人處足下則予之言不宜出矣念足下有能改之資而欲足下之改也故不能無言足下欲爲君子爲小人皆自今日始其深思之

與郭士淵論文

吾郡之文闕有間矣僕行四方每見郡人詞令可觀者即喜况能文者乎是以自見吾兄心洋洋如有所得寢爲加安而食爲加旨非勉強而然也樂善之誠天性然也繼而又承寄以林君公輔之文且教僕曰試評其可否焉僕昔聞吾兄言固知林君之賢及展而讀之默而味之其思淵以長其辭辯以達不覺叩几三嘆反復玩繹遂至夜深垂離旅寓之思爲之頓消而沉伏鬱抑之氣勃然奮起信乎斯文之可以悅人而吾郡之秀不可及也僕不才自居金華太史公

之門當世士大夫多獲見之矣凡能文有名者皆得而觀之矣至誦其文而使僕喜愜無所遺恨者不數人豈僕識見鄙劣使然哉亦作者鮮臻其極故也太史公嘗與僕言而以爲嗟嘆蓋斯文之在人如造化之於物歲異而日新多態而善變使人觀之而不厭用之而無窮不失榮悴消長之常理乃足爲文而世之人多不能與此樂蹇澁者以艱言短語爲奇好平易者以腐熟冗長爲美或采摭異書恠說以爲多聞或蹈襲庸談俚論以爲易曉而不知文之美初不在是也古之名世者具可見矣以僕言之秦漢以下大

率多紀載講論之文耳求如古之立言者未之多有也聖人之言不可及上足以發天地之心次足以道性命之源陳治亂之理而可法於天下後世垂之愈久而無弊是故謂之經立言者必如經而後可而秦漢以下無有焉然而猶足以名世者其道雖未至而其言文人好其文故傳其言雖不文而於道有明焉人以其明道故亦傳二者俱至者其傳無疑也二者俱不至者其不傳亦無疑也以僕觀於今之人求其成文而可誦者且不易得况望其明道乎僕所以見吾兄與林君之文而喜者良以此也自古國家之興

功崇而績偉政舉而教行天恐其或失墜也必生博
特英達之士執筆而書之所望於將來者非兄與公
輔輩而誰乎此非僕私於同郡而言雖太史公亦深
望焉更爲謝林君加意問學以法六經爲務倘有所
得即以見教僕之几當不叩而已也

與舒君

舒君足下某在鄉黨時嘗接奉川朋友輒知足下名
斯時新自京師歸湖海間人物可數慨然發不得見
之歎雖未一識足下然已久存乎心而著乎目矣昔
有八在京師以足下文見示且道足下材質甚美撫

誦彌日恍然如聯席交辭神會意領不知相隔千里
而限以二江也僕自十五六從先君學經讀古人文
字頗思究其端緒然竊病今人與古不類自宋中世
以下文未嘗敢觀時有所得私述而陰歲之耻以示
人及遊京師始出謁太史公公一見輒曰子吾徒人
也遂送至弟子籍中由是日獲聞所未聞然後知斯
道如此而今人之得者果非也蓋文與道相表裏不
可勉而爲道者氣之君氣者文之帥也道明則氣昌
氣昌則辭達文者辭達而已矣然辭豈易達哉六經
孔孟道明而辭達者也自漢而來二千年中作者雖

有之求其辭達蓋已少見况知道乎夫所謂達者如
决江河而注之海不勞餘力順流直趨終焉萬里勢
之所觸裂山轉石襄陵盪壑鼓之如雷霆蒸之如煙
雲登之如太空攢之如綺縠廻旋曲折抑揚噴伏而
不見艱難辛苦之態必至於極而後止此其所以爲
達也而豈易哉漢之司馬遷賈誼其辭似可謂之達
矣若揚雄則未也唐之韓愈柳子厚宋之歐陽脩蘇
軾曾鞏其辭似可謂之達矣若李觀樊宗師黃庭堅
之徒則未也於道則又難言也嗟乎此豈可與昧者
語哉今之世不幸斯事廢缺賴太史公起而振之一

代之文粲然始完人以爲公一儒者於世何所預而
不知公之有功於斯世者至大也譬猶星辰之於天
鬚眉之於人初無所預然而有之則天象脩而人形
妍無則晝夜乖舛而容儀陋劣矣蓋公之文一本乎
道德而氣足以暢之當其發難折辯紆餘反覆雄毅
弧博雅而不深質而不淺擊刺交前孤督皆發觀者
駭眩失色徐而察之則固從容閑暇如無事時而不
失揖讓進退之禮此公之所以服四方之士而有誘
民導俗之功者也某之獲見知於公者又何幸哉足
下太學一諸生能自拔於千人之中以得公之稱譽

可謂有過人之材矣公未嘗易稱人也公待人雖極恭和苟非其材一言不加許僕不肖猥蒙公之獎引以爲教雖自知不足以當之而心亦私自幸非幸公之稱以爲足也幸不棄於大賢君子庶幾可勉以入於道耳每患喪亂之餘英俊寡鮮求其人友之以俱而不可遇故屬心於足下也亦欲相講說以同進於道耳僕性愚慙竊以爲古人之言有是有非是其是非非其非乃爲得之若以古人爲皆然則不可也識者殊少未免爲俗人所笑今足下乃病陸士衡文賦淺狹而有作竊窺叙述大意甚美士衡於道未有知

所賦者特當時相尚之文固有志者所不讓足下病之誠宜第其中有不易之論如曰謝朝花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又曰休他人之我先彼未爲無見但立志有非前人之意乃不然耳然其言之善者亦不可不取世人或不察其立辭之說而徒取其所謂襲凡蹈故綴緝成篇者使論誦之盡氣率不得其句則不知士衡之論故也故繼以爲告足下幸有以教僕僕亦不敢虛辱雖然吾儕之於文辭當法六經區區士衡又惡足置齒牙間哉

與錢克溫

兩年來不獲承候起居每思巾山之會為之悵然吾
兄雅士當為造物所佑而亦坎坷如此殆未易識正
宜順處耳僕奉親還謹留此為別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學教諭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 戴濟之

黃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一 終

